



子史精華

加 3
426
18



13

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邊塞部一

歸化

白鵠血飲王牛馬漣洗王足

列子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

以一一之一及二乘之人已飲

漢德允懷揚子黃支之南大夏

其珍一一其可謂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

揚子一一也武義橫橫兵征

四方被我純續帶我金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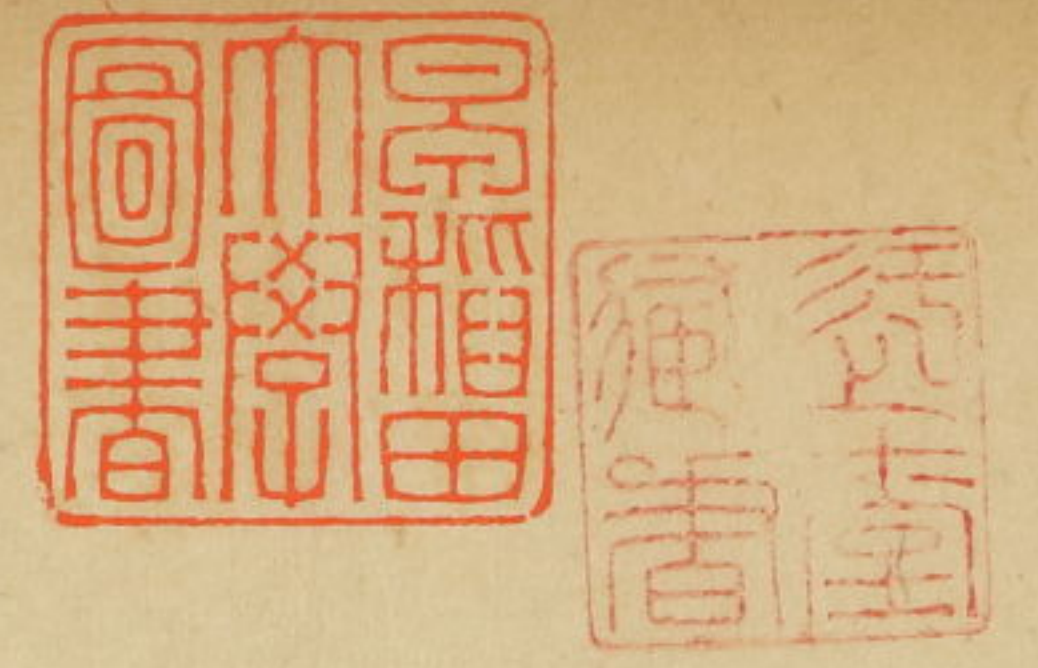
揚子或曰訥訥北夷一一珍膳寧鋤不亦享乎日昔在高

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

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漠以

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

一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七 邊塞部 歸化



不為也朱桂之絕捐之之
國語夫先王之制邦內甸
 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
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
 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
 國語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盲沒輕儷貪而不讓其
 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
 外而使
肅慎貢楛矢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
 而矢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
 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
 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
 貢使無忘職業於是
氏
 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
 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分
 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若
 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渾邪王與
 也使求得之全積如之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渾邪王與

使向邊境要遮漢
 人令報天子
交臂受事詘膝請和
史記司馬相如傳北征
 重譯請朝稽首來享
見鱗集仰流
 相如傳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
 面風德二方之君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
 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
享注應劭曰
 款叩也皆叩塞
賀正月
漢書宣帝紀匈奴單于遣
 門來服從也
始和親
置酒建章觀
 以珍寶
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璆來朝贊謁稱藩
 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上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
 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宮饗賜單于
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

侯忠車騎都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象來

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郵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

致福漢書禮樂志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

蠻夷竭歡見寶將漢書禮樂志招搖靈旗九夷

譯長漢書地理志黃支國民俗與珠崖相類自武帝呂來皆獻

稟食為羈蠻夷賈船轉送致之稟食為羈見威震暴王義存

危國漢書嚴助傳南越被澤際天接地咸盡賓

服漢書嚴助傳珍貢陳於宗廟漢書夏侯勝傳孝武

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甌駼兩越東定歲貉朝

廢之誼謙亨之福漢書蕭望之傳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

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

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克塞天地光

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

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

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

臣此則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

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窳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

平蠻貉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

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

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合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稱北蕃見樹頷蛾伏漢書揚雄傳稽顙

而不名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共飲血盟漢書匈奴傳昌猛即與為盟約

日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

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合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

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見加衣服錦帛絮倍黃龍時漢書匈奴傳竟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舍之上林苑蒲陶宮漢書匈奴傳元壽二

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繪帛三萬匹

如河平時加賜衣三百七十襲見自近者始漢書西域傳出

日娒羌娒羌國王號去胡來王注遣女學琴漢書西域傳烏孫公主

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漢書西域傳贊孝武之世圖制匈奴

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

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元默養民五世天下殷

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賭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

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

克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慕義貢獻

後漢書明帝紀西南夷哀牢僭耳僬僂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

跋涉懸度駿奔郊時後漢書章帝紀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嶺

來助祭白狼獾薄後漢書和帝紀旄牛徼外夷率種

前書曰旄牛所出歲通譯四萬後漢書和帝紀論偏師出塞則

貢其尾以為節髦漢書西域傳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

皆降服西至海瀕四萬里皆重譯貢獻歸化

母後漢書鄧訓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
 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
 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
 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
 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關我曹今
 鄧使君待我以恩信後漢書
 脫帽抱馬足降耿秉傳
 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
 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
 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
 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
 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
 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
 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爵為通侯
 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

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詔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
 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
 出門後漢書
 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書耿恭傳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上貂
 喜遣使獻名馬及後漢書
 裘好馬後漢書
 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
 歸化形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野無風塵
 之屬遂駱驛款塞帝輒倍其賞賜
 書祭彤傳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自武威東盡元菟
 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乃悉罷緣邊屯兵
 保國安人
 之福後漢書
 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
 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
 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

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馬鞬侍

弟上陸懾水慄後漢書班固傳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依漢使

如父母後漢書班超傳肅宗初即位呂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

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呂刀自

到超還至于闐王侯曰下皆號泣曰誠不可去

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倚漢與依天等後漢書班

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超傳臣前

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效之則葱西域五十餘國納質內屬後漢書班超傳六年秋超

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

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

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馬

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

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

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

遂合自疑設備守險豈得至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

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鞆橋之險廣乃絕橋不

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

正營天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

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

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

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

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

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

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

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賓於王門獻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七

邊塞部

歸化

其樂舞後漢書東夷傳自少康已後世使人自稱大夫後漢書東夷傳

建武中元二年倭國奉貢朝賀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久矣天無烈風雷雨

意者中國有聖人後漢書南蠻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曰三象重

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

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

子不臣其人吾何旨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

曰平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歸漢里君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

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

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注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南蠻傳肅宗

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邑豪戶出喙布雞羽後漢書南

蠻傳秦惠王并巴中呂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

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

義賦于八百錢其民八丈二尺一三十鎰漢興南郡太守靳疆請

依秦時故事注說文喙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四鎰既均儀禮矢鏃一乘鄭元註曰鏃猶候也候物而

射之也三十鎰二百四十九俗本喙作蒙鏃作鏃者並誤也七姓不輸租賦

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

夕龔餘戶乃歲入實錢口四十後漢書南蠻傳閬中為漢前鋒數陷陣

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俗喜歌舞高祖觀之習巴

日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渝舞見攻鹿芟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後漢書西南夷傳建

武二十三年其王賢

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芟鹿芟人弱為所禽獲

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湧二百餘里箬船沈没

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夢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其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

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獻土珍頌德美

後漢書西南夷傳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

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獻幻人後漢書西南夷傳

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樂及一能變化吐火自支解

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慕化歸義作

詩三章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

曰西前世所不至王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戶百

三十萬口六百萬曰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

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曰

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菽等路經邛來大山

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纏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

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

其言臣輒命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令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

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

帝嘉其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

意合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

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

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

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鄙人多

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荒

服之外土地墮崩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

負歸仁觸冒險陝高山岐峻綠崖礮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

子同賜懷抱匹帛傳百宿到洛見齊黃金旄牛眊內屬後漢書西南夷

告種人長願臣僕傳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徽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後漢書西南夷傳論漢

結毛為飾也即今馬幾將日所出入處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

及弓槊上纓眊也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

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

周流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畧及焉雖服叛

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

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

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巨數百萬計若乃藏山

隱海之靈物沈沙樓陸之瑋寶緩耳雕脚見錄名中郎校尉之

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見靈物瑋寶呈表怪麗見殊音異節列

倡外門後漢書西南夷傳論夷歌巴舞之技改

襟輸寶後漢書西南夷傳贊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甘

英窮臨西海後漢書西域傳永元九年班超遣掾

士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蒙奇兜勒見獻方奇納愛質後漢

域傳論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

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東向而朝天子侍子入朝還庭交會道路後漢書南匈奴傳單

遣謁者送前侍子單于為郡縣偵羅耳目後漢

匈奴傳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

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干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

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

代郡皆領部眾後漢書南匈奴傳遠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略漢人

善意後漢書南匈奴傳遠客賜後漢書南匈奴傳遠若不能

後裁行亦足以威示百蠻注言朔易無匹馬之蹤後漢書

以主名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關微之傲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

而朝單于復六十餘年矣注匈奴永為外扞後漢

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北狄之衝奉藩稱臣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馬牛馬

向西南眠晉書肅慎氏傳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磐逮於周公

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磐弓甲貂皮之屬魏

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褥雜錦罽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

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磐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

之答曰每候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獻琛納貢宋書武帝紀絕域棧山航海鄉風慕義宋書武帝

年八月己丑詔曰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月籠

化民成俗茲時篤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韓濊進樂

來賓日際奉土宋書樂志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韓濊進樂

扶南效珍宋書樂志既載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楛矢來陳

元齒文身我皇均協清鈞西旅獻燄蠻裔重譯

撫之景命惟新憬琛貢寶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符瑞

志沈演之頌日頌趾推功登徽獻詔恩覃隱顯賞延荒徼河

濂海夷由華岳耀宋書夷蠻傳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剎利摩

牙臺像以為信誓訶南奉表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

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為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為善慶若在已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

珍寶一切歸屬

宋書夷蠻傳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圍

眾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克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眾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眾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羣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為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

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眾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

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隨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宜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

作藩海外誠係本朝

宋書

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

志剪殘險通譯沙表克宜節散騎常侍督平榮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

王猷宜加褒進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泰

欵關請吏航海來庭

齊書高帝紀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

會豈惟肅慎獻楛越裳薦罽而巳哉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齊書

胄傳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

東鞞獻舞南籥傳歌齊書王融傳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

翰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欵關

海外奉贄東遐齊書加羅國傳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詔日暈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

國將軍本國王絕國入贄殊俗內欵齊書氏楊氏傳建元元年詔曰昔

怨結同族釁起親黨當宋之世遂舉地降敵茹蘆失守華陽暫驚近單使先馳宜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維新之化

肉祖請附復地千里氏羌雜種咸同歸順宜時領納厚加優卹

廣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隨名酬賞樵髻鬢首夷歌請吏梁書武帝紀公

遠洽是用錫公朱戶以居編名屬國歸質鴻臚梁書元帝紀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

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葭莩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元克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日莫不

來賓遐邇同福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梁書裴子野傳是時西北徼外

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

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從之此其後平時人服其博識救仍使

玉像南史師子國傳晉義熙初始遣使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十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

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

潘貴妃 魏書宇文福傳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擁部

作似釧 大人祖活撥住慕容垂為唐郡內史遼東公太

祖之平慕容寶活 魏書王肅傳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

撥入國為 一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 下帝系名諱於其

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 然後表聞若

然後表聞若 魏書高句麗傳世祖時劍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

國 魏書高句麗傳世祖時劍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

葉純誠 魏書高句麗傳正始中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

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

為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於境內二品所以不

登王府實兩賊是為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

虜實得征之旣罄聾聵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卿宜

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掬披害羣輯 歲致名馬文皮

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士毛無失常貢也 魏書

庫莫奚傳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元真

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寇鈔

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

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

畧故往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

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

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乃開遼海置戍和龍諸

夷震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庫莫奚 言國

家之美心皆忻慕 魏書契丹傳真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

末歸而相謂 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

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紜部黎

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 求留質子以表

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 忠款

忠款 魏書蠻傳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

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 歸化

子史詩華 卷七十七 邊塞部

歸化

三

清道

隋書煬帝紀大業三年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啓民

拔佩刀芟草

隋書長孫晟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

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
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
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遠嗅之曰殊不
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
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
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
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所親自上
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於其牙又東遠於
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今是大國中人隋書赤土國傳
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大業三年屯田
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
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

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
伽鉢按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
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違羅
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
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鑲以纜駿舩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
那那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
枚貯香油金甌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
日未時那那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
盤以籍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
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
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
日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願為大國意而食
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
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
鱉猪螭蝸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
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那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

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迎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迎等官賞各有差 吹蠡擊鼓以樂隋使

見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上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

金函封之見豆盧北史豆盧寧傳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

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

義為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請上尊號為天可汗舊唐書太宗紀

夏四月丁酉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以獻越繩橋而歛玉關捐捷自是西北諸蕃咸

舊唐書明皇紀論西蕃君長北狄酋渠 毳幕而趨鴈塞北狄酋渠

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收四百七十三帳舊唐書文宗紀戊戌戌

冠帶百蠻車書萬里振武李泳招十得黑

山外契苾部落燭龍火鼠舊唐書昭宗紀國家德祖守成之日

北指邊平沙漠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

內以為餘寇奔波須立會長璽書鼓轟立為可汗餘方戎狄莫

不聞知以其獻膠舊唐書突厥傳武德四年四月頡利自率

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蘇瓌太常卿鄭元

璿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於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

留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為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

請和好魚十數十勛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

者特勒熱寒阿史德舊唐書突厥傳明皇發都至嘉

等還蕃賜以金帛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八

棒兔踏舞舊唐書突厥傳明皇發都至嘉

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免起於御馬之前止引弓傍射獲之頡利發便下馬

也上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

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明皇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寮議遂於

突騎使在西宴作金鵝奉獻舊唐書吐蕃傳太宗伐遼東還遣訖厚資而遣之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為臣妾而高麗特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鴈也故

可賣酒釋羶裘襲純綺舊唐書吐蕃傳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

漸慕華風仍遣會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遣會豪子弟入國學上見

賓王舊唐書吐蕃傳高宗嗣位授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為賜雜

並許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元閣之下親觀奇樂吐蕃傳吐蕃遣使論彌薩等入朝請求和則天宴之於麟德殿奏百戲於殿庭論彌薩曰臣生於邊荒由來不識中國音樂乞放臣親觀則天許之於是論彌薩等相視笑怵拜謝曰臣自歸投聖朝前後禮數優渥又得

答天恩區區福心爭冠帶于康衢舊唐書吐蕃傳大中三年七唯願大家萬歲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抃舞更相解辯王會圖唐

書南蠻東謝蠻傳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履若今之髦頭以金銀絡額身披毛帔為皮行膝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書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

生金喻向化丹砂示赤心

舊唐書南詔蠻傳吐蕃多召南詔大臣之子為質牟尋怨乃與酋長

定計遣使凡三輩致書於韋臯各賫生金丹砂為贄三分前臯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為信歲中三使皆至京師且日牟尋請歸大國永為藩國所獻

候律瞻風

舊唐書西南

之意如金也其耳上嘉之蠻夷不少矣雖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亦能遠修職貢膜拜受詔傳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振且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一而一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

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寺額以歸化為名舊唐

勅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枝摩為國造寺上表乞勅賜之織錦作頌唐

書東夷新羅國傳永徽元年貢德大破百濟之眾遣其弟法敏以聞貢德乃卜言太平以獻之其詞曰大唐開洪業

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爾施物理體含章深仁借日月撫運邁陶唐播旗何赫赫征鼓何鏗鏗外夷違

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十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廷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

嘉之拜法敏獻玉千斤五代史四夷附錄于闐國王聖天遣都督劉再昇及玉印降魔杵等

為太府卿貢猛火油薔薇水五代史四夷附錄顯德五年古城國王因德

漫遣使者蒲訶散來其時十八十四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麝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納

宋史真宗紀咸平四年三月甲戌撫木州蠻梯航日出之邦

箭宋史真宗紀咸平四年三月甲戌撫木州蠻兵器毒藥誓不復犯邊

冠帶月支之城元史伯顏傳表曰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

而述職奄瀚接千齡東方青馬黑嶽周書周公且主其所之

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

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于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

在于揚州禹禹魚名解隄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

青邱狐九尾周頭輝茲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

乘黃者似麒麟皆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

於越納口姊妹珍且歐文蜃若人元貝海陽大嶼白深桂會稽

以蠶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牝唐戎

以閭闔以喻冠渠叟以歐犬鼯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

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十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籠封

者若翦前後有首規矩以麟者獸也西中以鳳鳥鳳鳥者戴仁

抱義掖信歸有德邱羌鸞鳥巴人以此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

以文翰文翰者若皇鵠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闕采康

民以桴苴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技踵自

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嚙都郭生生若黃狗人

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鷄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

方臺正東高夷曠羊曠羊者羊而四角獨鹿叩叩距虛善走也

孤竹距虛不令支元模不屠何青能東胡黃雉山戎莖其西般

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駟駘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

身目若黃金尾長三尺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

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三日白州北

間北間者其革若于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收禽人管路人大

竹長沙鬻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

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穢人

前兒良夷在子見發鹿俞馬見納姊妹珍見海陽嶼自深桂見

子史書卷二十一 邊塞部 歸化

西申鳳邱羌鸞

見上

禽管路竹

見上

為四方獻令

逸周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

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費其十... 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口劍之鬻殺敵利劍為獻正南甌鄒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瑋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關耳貫胸雕題離邱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蜀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且略貌胡戎翟何奴樓煩月氏熾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日玉野馬駒駘馱駘良弓為獻湯日善

東風入律青雲于呂

東方朔十洲記臣國去此二十萬里有

常占... 當知中國時有奸道之君按此月支國使臣語

心充至德欣

然以歸

相寬鹽鐵論昔者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

之禮也日視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能羆也

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馱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

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

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

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

干戈鞞閣

焦氏易林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四夷賓伏

湛露之歡三爵畢恩

焦氏易林區脫康居慕仁雁臣陽伽藍記

北夸會長遣子八侍者常秋來春

訊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

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

唐六典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

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

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

委鴻臚其人

典... 掌二王後介公鄴公之版籍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歸化在蕃者之名數丞為之貳凡朝貢宴享... 頂焉皆辨其

等位而供其職事凡口渠首望氣人貢蘇鶚杜陽雜編吳明國貢常燃鼎鸞降蜜云其
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
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有黃巾如車撒殿沈括夢溪筆談熙寧中
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一焉一本國俗一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盤檻之間以金
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
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子史精華卷七十八

邊塞部二

邊防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

管子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

國邊境一彼一此至易生釁安能使同心

不以勇猛管子先王

和德惟厚和結之以順其外此謂貌德

管子先王

為邊竟則樹表相望

管子方百里之地

者日變管子

為邊竟安樹表相望

管子方百里之地

為邊若何對曰夫邊

不可可以常智觀也

傳鼓相告

呂氏春秋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

冠至淮南子何謂北日太汾澗阨荆初縣史

諸侯之兵皆至九塞阮方城殺阪井陘合疵句注居庸初縣記

秦始皇紀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

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

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關長城史記秦

陶山北假中築亭障曰逐戍人徙謫實之始皇紀

適治獄吏不直者徙齊楚燕趙韓魏後及蒙築名家居關中史

築及南越地劉敬傳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

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

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

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諸田昭屈景

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強本弱末見

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因河為塞史記

傳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甌脫史記匈

地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甌脫奴傳東

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

為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

非能至也按榆谿舊塞史記衛將軍傳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

吾欲有之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

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絕梓領梁

北河封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

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修遼東故塞至涇水史

還益封青三千戶案蒲泥符離二王號史記大宛傳漢

朝鮮傳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築合居始以西

遠難守復為界史記大宛傳玉恢數使為樓

初置酒泉郡酒泉列亭鄣至玉門蘭所苦言天子發兵令

以通西北國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斥候烽燧漢書賈誼傳

矣按破奴趙破奴今西邊北邊

子史精義 卷二十一 邊塞部 邊防

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一不望一不
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注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
作桔臯桔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
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漢書鼂錯傳遠方之卒守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
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
毋下千家為中周一先為屋室具田器乃募臯人及免徒復
作令居之注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藺林曰渠答鐵疾藜也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
相連遮徙遠方實廣虛漢書鼂錯傳臣聞古之
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
之道正吁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
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
之新邑也注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也立威始於

折膠漢書鼂錯傳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壹大治則終身剗矣欲一者一也來而不能因使
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注燕林曰秋氣至膠
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累石為城樹榆為塞
漢書韓安國傳辟數千里曰赤白囊漢書邴吉傳吉馭吏邊郡
河為竟一也事嘗出適見驛騎持一也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
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遠歸府見吉白狀犇
命書見東南一尉西北二候漢書楊雄傳今大漢左東海右渠
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
結以倚廬注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敦煌王門關候也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見滅北地以西戌卒半漢書匈奴傳昆邪王殺
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
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

幕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

天子自將兵待邊漢書匈奴傳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奴主客問所使郭吉鬼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

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漢書匈奴傳是時漢東

遷辱之北海上西置酒泉隔絕胡羌拔滅貉朝鮮以為郡而

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見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

敢以為言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

國四方皆有也亦以防中國茲邪放

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縉紳之儒

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漢書匈奴傳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

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則

偏見一時之利害而阨以玉門陽關限以葱嶺漢書西域傳東

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列四郡據兩關漢書西域傳始築令

北千餘里東則接漢居呂西初置酒泉郡

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督察諸外國動靜漢書西域傳

張掖燉煌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

孫康居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

子史精華 卷七十八 邊塞部 邊防 四

肥饒於西域為避白龍堆之阨漢書西域傳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

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田伊循以鎮撫之漢書西域傳立尉屠耆為

以省道里半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聯重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

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

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

一人吏士四十人其後更鮮卑不敢南近塞

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按鄯善本名樓蘭

下後漢書鄧訓傳訓撫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

尉黎陽故人多携將老幼樂隨訓徙邊問其威恩皆

塞下無晏開之警後漢書耿國傳匈奴莫難日逐王比

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

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

北拒匈奴幸厲四夷完復邊郡使萬世有安

寧之策也帝從其議按前漢書嚴安上書曰邊境之民早閉晏

開銅柱為界後漢書馬援傳注廣州記曰援十里一候後漢書

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

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在事五六年

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開不宥後漢書西南夷傳顯宗

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

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

人列屯夾河三十四部後漢書西羌傳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

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

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

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郡

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合按鳳

曹鳳歸義建威見上作塢壁設鳴鼓後漢書西羌傳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

皆一因渠呂溉水春河漕後漢書西羌傳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

積又有龜茲鹽池呂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

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湟中十部後漢書西羌傳陽

廣更增置屯田西域門戶後漢書西域傳自燉煌西出玉門陽五部并為

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一也也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戊巳

校尉更互屯見上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後漢書西域傳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

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車駕數牛上作樓櫓後漢書匈奴

傳初帝造職一可置於塞上日拒匈奴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識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

果拓地焉冬屯夏罷後漢書南匈奴傳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

設官府從事掾史合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後以爲常令漢家長

無北念後漢書南匈奴傳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

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日宜及北虜分南北二

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庭後漢書南匈奴傳論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

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綬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焉警畧既深

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覬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剝傷者靡歲或寧而

漢之塞地晏然矣一夫荷戟千人莫當晉書羊祜傳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

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

將日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

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

長驅至於薊城進移遠就近浚復城隍纂偶車牛計丁課仗

渡武遂津入於高陽宋書何承天傳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

大畧舉矣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

之有四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立碣分界魏書桓帝紀自

和好百姓又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是歲穆帝始出

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恒諸部

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一成惠及百世魏書高閭傳易

城原夾道與晉一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

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

六鎮之北築

其

敵多有弓弩秋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

盡則走終必懲艾西海可永為重戍魏書袁翻傳郡本屬涼州今

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

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

鎮防西北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北齊書斛律羨傳羨以北虜屢

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置驛六十

或舊唐書太宗紀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衛大將

六所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敦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為崑山道

行軍大總管以伐龜茲是歲墮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

波斯康國吐火羅阿悉吉等遠夷十九國並遣使朝貢又于突

厥之北至于迴紇部落肅戍軍舊唐書代宗紀六年春正月

以通北荒焉已未朔戊寅於鄜州之柝城

邊塞部 邊防

子史書

卷之十八

七

置二庭四鎮舊唐書德宗紀詔曰統任西夏五十

守東西阻絕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禮教皆侯伯

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觀察使李元忠可北

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為七關要害三郡膏腴舊唐書

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觀察使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玘奏收復秦州制曰

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築不

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

安五城舊唐書敬宗紀夏州節度使李佑奏於塞外築烏延宥

盧子關北木瓜嶺立石種樹門設籬櫓舊唐書馬燧傳李抱玉

築壘以扼其衝置秦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

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

以塞之防秋舊唐書陸贄傳河隴陷蕃已來西置廢

館十一所舊唐書李吉甫傳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

恐以為迴紇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迴紇人寇且當

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白夏州至

天德復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經畧故城置宥

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

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于經畧軍蓋以地居其中

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畧遙隸宥州以

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

寬宥為名見置瀚海都護府舊唐書李素立傳時突厥鐵勒部

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

子史考

邊塞部 邊防

其酒一盃 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 舊唐書王方翼傳裴行儉西討避匄奏方翼為副兼檢校

安西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 漲水為溝 舊唐書姜師度傳師度勤

於為政又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 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

艱艱運者行虛惠收實福 舊唐書李大亮傳今者招致突厥雖至今利焉

也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積人非中夏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蕃臣蓋

屯田歲致穀 舊唐書張儉傳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

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 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

百姓相贍遂免置烽候一千八百所 舊唐書張仁愿傳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仁

愿請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中宗從之北招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 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

無復謀以十勝成其九拒 舊唐書郭虔瓘傳制日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

經畧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

伊吾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偏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強寇

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戰自秋涉冬櫜馬長嘶戍人遠望 遂能摧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愛息豈耿恭班

超獨高前史將廉斷西戎之脛 舊唐書元載傳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

上前日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

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壘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莖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

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收多在
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月可畢移子儀大
軍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
山峻嶺冠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
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西蜀控吐蕃之
要舊唐書李德裕傳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
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轟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
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也至德後河隴陷蕃惟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
嫁與此州閩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
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畧
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於故單于臺置都護府以導賓貢唐舊
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書迴紇傳貞觀中擒降突厥頡利等可汗之後北虜唯菩薩
延隋爲盛太宗開北突厥莫賀咄爲可汗遣統迴紇僕骨同羅

思結阿跌等部迴紇酋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
汗遂併其部曲奄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黃河遣
使入貢以破薛延陀功賜宴內殿太宗幸靈武受其降款因請
迴鶻已南置郵遞通管北方太宗爲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
置刺史府州皆置長史司馬已下官主之以迴紇部爲瀚海府
拜其侯利發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時吐迷度已
自稱可汗署官號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覽爲燕然府僕骨爲金
徽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羅山府渾都部
爲臯蘭州斛薩爲闕州阿跌爲鷄田州契苾爲榆林溪州跌結
爲鷄鹿州阿不思爲歸林州白霽爲寘暗顏州又以迴紇西北
結骨爲堅昆府其北骨利幹爲元闕州東北俱羅勃日月照霜
爲燭龍州舊唐書高昌傳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
馬如日月迴手自消滅文泰使捕其初唱者不
能邊備積完唐書宗室說傳說精于職築天成軍
得邊備積完唐書宗室說傳說精于職築天成軍
厚儲金帛以

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

唐書劉世讓傳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

使勇將屯崞城

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略

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

唐書竇靜傳及禽頡利詔處其眾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

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為之

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于治失之不害于化况首邱未忘則

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

女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口伐唐書鄭元璫傳

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

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苦次起元璫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

信咎中國元璫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

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

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

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

兄弟使駟銜籠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莫德貽怨自取勞苦

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一可

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于公哉

唐書張仁愿傳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

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

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

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

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

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

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

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

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

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唐書哥舒翰傳

踰年一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

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

子已青

邊塞部 邊防

不敢近

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

唐書楊朝晟傳會獻甫

使朝晟請

率有詔代為邠寧節度

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為淳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間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眾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斥邏嚴密唐書范希朝傳俄遷振武節度使而歸開地三百里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曰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鄯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

雄邊子弟

唐書李德裕傳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人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

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嵩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癩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運遠邇曲折成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瘡瘵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憊老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印峽關徒嵩州治臺登以奪蠻險

黃花紫蒙

五代史四夷附錄距幽州七百里榆關東臨海北有免耳覆舟山皆斗絕竝海東北有路狹僅通

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淶疇石門關一夫當百

米磚長揚白狼等戍以扼契丹史四夷附錄胡嶠入契丹道其所見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

日又西北入關路崖狹可以此中國控扼契丹之宋史宋庠傳弟祁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險也為國門戶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也

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桓寬鹽鐵論贏驢駝銜尾入塞驛

屬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也

長蛇帶塞險陸相乘張華博物志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也

張國臂掖以威羌狄酈道元水經注張掖言丹徼馬縞中華古今注徼者繞

也所以繞逐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方面也南方徼色赤故稱焉望之若紫方句泊宅編秦之長城西

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來往橫亘沙漠上為邊

自登州岸一湖渡海即至島島有五所即禹貢之羽山王銍國老談苑李允則守雒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

地起望樓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

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劄真宗悉封付允則

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

釋事實耳

子史精華卷七十八

子史精華卷七十九

邊塞部三

外域上

泠支

管子北伐山戎制

卑耳之貉

管子縣車束馬踰太行與

服流沙西虞

帳不庚

管子南至吳越巴牂

雕題黑齒

見不通之

野

管子中國之草木有

青北九陽

子華子禹曰若何而治

宜弟

鬼妻

墨子昔者越之東有鞞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

處五旬一覺

列子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

所不照故書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
古莽見
不知火食

列子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
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

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
阜落見
解六畜語
列子今東方介氏之

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之者蓋偏
諍人九寸
列子東北極有人終北
列子禹之治水

知之所不得
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

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名壺領狀若甌瓠頂有口

狀若員環名曰滋宄有水湧出名曰神瀣臭過蘭椒味過醪醴

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

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

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

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無數有喜樂無衰老哀

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瀣力志相

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瀣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相

携迭謠見
沐浴神瀣見
祝髮而裸鞞巾而裘
列子南國之人

當樞之下無晝夜
呂氏春秋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

至日行近道乃參干
呂氏春秋
之南建木之下日

中無影見
開梧多顛壽靡儋耳
呂氏春秋東至
北懷
南撫
鳥谷

青邱之鄉
呂氏春秋禹東之博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

隴孫樸續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

處不死之鄉西至三角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

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
羽人見
飲

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石之山

子之壽
卷之十一
邊塞部
西域上

露吸氣之民見共肱一臂三面之鄉見夏海見海外三十六國

淮南子凡一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

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服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

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

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

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元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

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

民樹惇國語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

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能帥草中之戎麗土之翟國語行

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與以求東道函陵交趾流沙蟠木史記五帝紀北至于

東至于一動靜之物小大南至于言語約束史記匈奴傳毋文

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厲書以為一三姓

貴種史記匈奴傳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

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

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

有須小氏此其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

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羌

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

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

子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

蹕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

者軋火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

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

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逐水

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

草移徙見正月小會五月大會見朝拜日夕拜月見坐長左而

北鄉見日上戊巳見舉事候星月見鳥集瓦解雲散見稗瀛史

孟子荀卿列傳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

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

九州也於是有一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颶駱裸國史記南越尉佗傳南方

越千人眾號稱王其秦故空地上下郭史記朝鮮傳王滿亡命

西亦稱王聚黨千餘人應結蠻夷

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稍役真番見西南

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夷皆氏類史記西南夷傳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

都最大此皆難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樓榆

名為嵩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都最大自徠以東北君長以什

數冉驪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驪以東北君

長以什數白馬最大漢孰與我大史記西南夷傳滇王

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與漢使者言曰

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史記西

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人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

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

邑最寵焉論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

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漢誅

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桐寵王見大

宛有蒲陶酒多善馬史記大宛傳上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

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

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采于寘之西則水皆

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

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

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羗鬲

漢道見行國史記大宛傳奄蔡在康居西

焉北可二千里與康居大

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錢如王面史記大宛傳

北海云按漢書注云行國言不土著也安息在大月

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

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

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其王死輒更錢

效王面焉畫華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

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鸞人

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

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

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

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

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

東南有身毒國騫日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

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有大鳥卵如鸞國善眩

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見國善眩

上見乘象以戰上國臨大水上張騫鑿空史記大宛傳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

侯以爲質于外國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史記大宛傳自大宛

外國由此信之異言然大同俗相知也其人皆深眼多須頰善市南戍爲越門

北戎為胡門

漢書天文志元封中星孛于河戎占曰

菀郡朝鮮在海中越之

招搖之分

漢書天文志太初中星孛于招搖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

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

已程不國譯使自此還

漢書地理志黃支之

南有

能寒能暑

漢書鼂錯傳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

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

衣食之業不著於

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

其勢易以擾亂邊竟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其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見首師名王

漢書趙充國傳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

千及煎鞏五千阻

謂天撐犁謂子孤塗

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石山木候便為寇

孤塗單于匈奴

鞏鞏

見五單于

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傳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

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瞞樓頭為右谷蠡王留

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鞏王為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

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

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鞏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

烏藉都尉亦自立為

單于庭

見以馬上戰鬪為國

上氣力而下服役

故有威名於百蠻

白龍堆

漢書匈奴傳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

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

善國西北去都

護治所于七百八十五里

漢書西域傳烏秬國王治烏

至一千三百六十五里

接手飲

耗城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

累石為室民

出小步馬有驢無牛其西則有

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士身熱之阪

漢書西域傳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

盤石阪道陝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

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阨谷盡

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

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三池盤石阪道

見騎步相持繩索相引

傳

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日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

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日窳匿王治窳

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日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

百五十五里五日與犍王治與犍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肥王 漢書西域傳烏孫翁 驢非驢馬非馬

漢書西域傳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

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吹數千人綺繡雜繪琦珍凡數千萬

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

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

若龜 種別域殊 漢書叙傳西南 鏤頰 後漢書章帝

茲玉所謂羸也 外夷 冒形 後漢書章帝紀

物志僮耳南方夷生則其皮連耳 之類注字書曰

匡分為數支狀如雞腸纍纍垂至肩 外域上

子史精義 卷七十一 邊塞部

形多鬚貌音而言鬚鬚多蒙冒其面或積鹵大漠後漢書竇憲傳陵高關下

雞鹿經龍庭後漢書竇憲傳躡鼻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史記所謂金微後漢書竇憲傳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

有九種後漢書東夷傳曰吠夷干夷後漢書東夷傳初北

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倭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

置干豕牢以口氣之不死復徙于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為

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

東明奔走南至掩淝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魚鱉聚浮上六畜

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有馬加牛加狗加其

名官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以有馬加牛加狗加其

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

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號占其吉凶迎鼓上牛

號占吉凶見穴居九梯後漢書東夷傳挹婁處于山林之間土

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豕膏禦風上高句驪五族後漢

夷傳凡有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

部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

沛者古鄒大加主部東盟後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

優台使者帛衣先人驪為縣使屬元菟賜鼓吹伎人其俗

淫皆潔淨自意莫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祀稷零星

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其國東有大穴號禊神亦以十月

迎而小水貂出好弓後漢書東夷傳何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

祭之小水而居因名曰所謂貂

也兩袖長三丈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耆老言嘗于海中得一

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頂中復

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

有面見神井上箕子八條之教後漢書東夷傳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

子于朝鮮上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卜式其人終不相盜

無門戶之閑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

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舞天見三韓後漢書東夷傳韓有三種

酒歌舞名之為舞天舞天見三韓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

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

亦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二國其南

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

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

國也古辰國上魁頭露紛後漢書東夷傳馬韓人知田蠶作縹布

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

雖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

女之別不貴金寶錦黹不知騎乘牛馬唯重嬰珠以綴衣為飾

及懸頸垂耳大率皆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

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嚙呼為健常以五月田竟

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

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

蘓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出大栗如梨上繩貫脊皮縋以大

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後漢書東夷傳辰韓耆老自言秦

木見天君上蘓塗上似秦語後漢書東夷傳辰韓耆老自言秦

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那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

有十一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

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祇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

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縹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

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兒生欲其頭

意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

扁見文身別尊卑後漢書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

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

者三十許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其地
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
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
暎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男子皆黥面以其文左
右大小一一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綸
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棚
屋室父母兄弟异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
皆徒跣以躡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
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如風俗
不盜竊少爭訟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
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丹朱粉身見多
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壽考見上持衰見上女王後漢書東夷傳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
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
者唯有男子一人給衣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

守衛法俗嚴峻自一一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
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
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朱儒國見上徐福洲後漢書東夷傳
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朱儒國見上徐福洲後漢書東夷傳
鯁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瀆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
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
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
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澗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巢
山潛海後漢書東夷傳贊宅是嶠夷曰女配槃瓠後漢書南蠻
乃賜谷一一厥區九族傳南辛氏有
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
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
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命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
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
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
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一一槃瓠得女負而走入

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
之結着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
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
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
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
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痴內黠
安土重舊以父有功母帝之女自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
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妖徒
今武陵長沙蠻是也注說文曰衣裳班蘭語言侏離見精夫見
妖女人自稱妖我也音胡朗反

妖徒

見穿而繩之垂肩三寸

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

渠帥貴長耳皆

以布貫頭而著之

後漢書南蠻傳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

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

赤穴黑穴

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

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
巴氏之子生于十四姓之子皆生十一未有君長俱事鬼神
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
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
獨浮因其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
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莫
輒來取宿且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
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于夷城四
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廩君見土船獨浮見射殺鹽
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水神女

見魂魄世為白虎

黃龍一雙清酒一鍾

後漢書南蠻傳秦昭襄王

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
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
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死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
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

人得以俟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後漢書南蠻板楯七姓傳高祖為漢

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之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

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實錢口四十世號為板

楯蠻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遼水

夷有三節大流入足間聞其有號聲剖竹視

之得一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

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

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

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竹王三郎神見九隆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

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

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

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

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小水及後長大諸兒以九隆能為

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

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

文衣皆穿鼻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人皆儋耳其渠帥自

著尾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

美直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毼帛罽蘭于細布織成文章如

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汗先以覆

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

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軒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狎獸雲南

縣有神鹿兩頭見上鹿兩頭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

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牁郡都尉

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洪嚴重

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暑水猶不釋故夷

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備夏則違暑反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

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十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

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下斤毛可為氍

毳

毳

毳

毳

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麋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性其人能作旄氈斑罽青頭髦毼羊羖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者以為鹽麇羊牛馬食之皆肥能作旄氈特多雜藥

西方金行之氣

後漢書西羌傳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國無

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常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

火後漢書西羌傳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于

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得得不死既出又與劇女遇于野遂成夫婦女耻其狀

破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

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

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爰劍子孫百五十種後漢書西

漢徵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

種哀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入

更相抄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

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羗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

紀知西域三絕三通後漢書西域傳自建武至西海曲璣

域傳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海水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出獅子犀牛封

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

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獲班超遣其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
欲度而安息西域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
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三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
糧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逢善風

三月乃得度見髡頭而衣文繡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犁

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
皆聖墜之有松栢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

乘輪駟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幟所居城邑
周圍五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
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

宮聽事五日而後徧 城邑周圍五百餘里見宮室皆以水精

為柱見書投囊中至宮發省後漢書西域傳常使一人持囊隨

王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外國珍異皆出大秦後漢書

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
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
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
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蘓合凡外國諸珍異
皆出焉

近西王母居後漢書西域傳西有弱水流沙十里一亭

三十里一置後漢書西域傳從安息陸道繞北海行出海西至終無盜賊

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 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而其城

旅不百餘人齋兵器輒為所食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既易守有 梯山棧

谷繩行沙度後漢書西域傳論其後其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

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

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 之道身熱首痛風

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後漢書西域傳贊天之外區後漢書西域傳贊

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後漢書南匈奴傳四角六角後漢書南匈奴傳

微神道何恤何拘後漢書南匈奴傳次右谷蠡王謂之後漢書南匈奴傳

右斬將王是為後漢書南匈奴傳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後漢書南匈奴傳

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後漢書南匈奴傳

尸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後漢書南匈奴傳

見後漢書南匈奴傳上後漢書南匈奴傳上後漢書南匈奴傳上後漢書南匈奴傳

以食肉飲酪後漢書南匈奴傳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後漢書南匈奴傳

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後漢書南匈奴傳後漢書鮮卑傳後漢書鮮卑傳

後漢書鮮卑傳後漢書鮮卑傳會獸異于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後漢書鮮卑傳

魯謂之後漢書鮮卑傳者又有貂狔蹄子皮毛柔輒故天下以為名裘後漢書鮮卑傳

貂狔蹄子天下名裘後漢書鮮卑傳見後漢書鮮卑傳電入口倭身產子後漢書鮮卑傳

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後漢書鮮卑傳

妻言嘗畫行聞雷震仰天視而後漢書鮮卑傳其因吞之遂後漢書鮮卑傳

而此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後漢書鮮卑傳

私語家令收養焉各植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畧後漢書鮮卑傳

魚後漢書鮮卑傳後漢書鮮卑傳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後漢書鮮卑傳

之聞倭人善網捕于是東擊木後漢書鮮卑傳國得後漢書鮮卑傳擊臂出牌後漢書鮮卑傳

千餘家徙至秦水上命後漢書鮮卑傳以助糧食後漢書鮮卑傳注其始又言後漢書鮮卑傳

車師之西國見生後漢書鮮卑傳壻屋後漢書鮮卑傳語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後後漢書鮮卑傳

欲其食少而督行也後漢書鮮卑傳壻屋後漢書鮮卑傳語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後後漢書鮮卑傳

名壻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各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後漢書鮮卑傳

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後漢書鮮卑傳

歸童女沉海

魏志東沃沮傳者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

以七月取

音聲似雁鶩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烏孫長老言北丁

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脰馬蹄不

見被青野耳

元方

晉書四夷傳序九夷八狄

綿西字橫南極

常生皮

晉書肅慎氏傳有樹名

以足挾肉而啖

氏傳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

石利入鐵

其國東北有山出

因馬而別

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

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
關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關吐谷渾曰
馬為畜耳關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別甚異當去汝于萬里之外
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耆舊追還之吐

谷渾曰先公稱上釜之言當有三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

理無並大令上上始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

西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三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

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非人事也遂止鮮卑

謂兄為阿于廆追思之作阿阿于見王宮壯麗煥若神居

于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

國傳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以黑為美

剪髮垂須

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

子日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

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

性克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

皆傑露徒跣而色山一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聘婿女嫁

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剪鬢謂之孝

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

婦先聘婿

見鯉魚變化治

成雙刀 晉書林邑國傳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 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砍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皮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潛逸諸子或徙或奔及一歲種三歲獲 晉書扶南國傳扶南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 在大海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 又 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于胡喪葬婚姻畧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盾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 按南齊書葉柳作柳葉混潰

作混 夢神賜弓 見諸部呼爲步搖 晉書慕容鹿載記會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 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 一因一之 儀之德繼三光之容 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 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 見託鐸 晉書乞伏國仁傳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垂於路狀若神繩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 一莫木居海處 宋書武帝紀 何託鐸者非神非人之稱也 宋書武帝紀 龍漠 宋書武帝紀拓土 大秦天竺迥出西漠 宋書夷蠻傳論若夫

子史考卷之二十一 邊塞部 西域上

漢街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

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眾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

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衣布徒跣

萬品並世主之所虛心故舟船繼路商使交屬

傳蠻俗或稚髻或剪髮兵器以金銀為飾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焉

以金席藉之齊書南夷林邑國傳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陽邁

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為名楊邁初產母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

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大箬葉覆屋齊書扶南國傳

巧攻畧傍邑不賓之民為奴婢貨易金銀綵帛大家男子截錦

為橫幅女為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銀金鑲銀食器伐木起屋

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長八九尺編其葉以

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鬪雞及狢為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

指鑲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

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入即不沉不直

者即沉也有其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

善不便戰常為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為船頭尾似

使罕至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

魚見上鬪豨見上刻木記事齊書芮芮虜傳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

水草盡有句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為穹廬氈帳行

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眾殷盛常與魏虜為讐敵行

齊書河南傳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為

屋宮室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

子史精華卷七十九

吹螺擊鼓昇吉貝繖以吉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

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

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

利吉利以為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

至老國王事尼乾道書樹葉為紙見千慢都縵見王法服如佛

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像之飾上嫁娶必用八月上婆羅門咒曰吉利吉利上寡婦孤

居散髮至老上風車火微梁書武帝紀北闕藁街頓遜酒樹梁

扶南國傳其南界三千餘里有國在海嶠上地方千里城

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

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

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運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

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似長頸王梁書扶南國傳又

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有毗騫國去扶南

八千里傳其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

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

曰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

出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

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

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

使與書相報答常遣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

瓦甔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可

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能作天竺書上樹生火中梁書扶南國

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東界即大漲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

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洲左近人剝

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俗

青黑若小垢澹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俗

事天神二面四手四面八手梁書扶南國傳者天神以

銅為像者

者

者

子史精華 卷八十一 邊塞部 外域下 七

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
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

上 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

梁書婆利國傳婆利國在廣州東
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

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

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為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

貝如帔及為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

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

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旄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

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

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 一百三十六聚 見 穀一歲再熟草木

常榮 見 在天地之中

梁書中天竺國傳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
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壑

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

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瓏恣心所欲左右嘉維

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大竺或二三
十里共尊奉之以為

止有鬼神及龍居之 梁書

師于國傳師于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

人所種不須時節國舊無人民

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

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固

麻檐魯

梁書百濟傳號所治城曰 謂邑曰 如中國之
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

語言待百濟而後通

梁書新羅傳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
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

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織

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

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禱曰尉解袴曰柯半靴

日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為信

健牟羅

見 啄評邑勒 見 自云太伯之後 梁書倭傳倭者
俗皆

支 大蛇吞獸 梁書倭傳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此一蛇

身 中蛇則 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

死矣 文直者貴文小者賤 梁書文身國傳文身國在倭國東

上有三文 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

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

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

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繞

屋為塹實以水銀 見上 土多扶桑故以為名 梁書扶桑國傳扶桑

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

在中國之東其 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笋

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 其衣色

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 隨年改易

梁書扶桑國傳國王行有鼓角導從

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

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

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

無鐵有銅不貴 養鹿如畜牛 見上 人水則娠 梁書東夷傳扶桑東

金銀市無租估 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 任

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

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 人身狗頭其

聲如吠 梁書東夷傳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

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一

而 其食有小豆其衣 獸有兩脚駱駝野驢有

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梁書滑國傳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後稍疆

角 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屬賓焉耆龜茲疎勒姑墨于闐旬盤

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麩及

羊肉為糧其 師子 人皆善射著小袖

子史詩經 卷八 邊塞部 外域下

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毬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

王坐金牀隨太歲轉

見

羊皮為紙

見

玉河

梁書于闐國傳其地多水潦沙

石氣溫宜稻麥蒲柳有水出玉名曰——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瓜蒴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見

中有鷲鳥噉羊

梁書波斯國傳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土人極以為患國中有優

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日子有琥珀馬腦真珠玳瑁等國內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

河伯外孫

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孕生

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之野眾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焉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適四方朱蒙乃與鳥引鳥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鱉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鱉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

人者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至

統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

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

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

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

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

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

節飲食其俗婦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

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名有謁奢太奢大兄小

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

謁奢太奢

大兄小兄

頭著折風

鹽生樹上

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稌菜則有葵水氣

鹹凝亦有鹽池多脂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

則布裙男子脂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

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為定仍為夫婦嚼米醞酒飲能至醉

執乳為定

夏則城居冬逐水草

猪魚養牛馬俗又無羊

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

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

愛赤珠為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

手髻

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

赤珠挂頸以多為貴

之際以青氍為上服

人給青氍兩匹賞其誠欵之

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

繩髮皮服以珠為飾

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

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箜篌木槽

外城下

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於巴尼大水所謂北

也慢藏野積而無寇盜見號妻為恪尊魏書吐谷渾傳伏連壽

可汗居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夸廬

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

書及郎將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眊珠以皂為帽坐金師子牀

其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罽為冠亦以繪為帽婦人皆貫

珠貝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

商人以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

充用焉同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體輕工走魏書吐谷渾傳北又有阿

忽見異人舉國便走士無所出大以女為主魏書吐谷渾傳北

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

魏書宕昌傳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蒲蜀微

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

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

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

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故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

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

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各事生業不

祭天有梁勲者世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

相往來見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見出赤鹽白鹽魏書高昌傳

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

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其

其味甚美復有其一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

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

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見俗事天神兼信佛法見

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

羊馬牧在隱僻處非貴人不知見阿暮阿段阿夷阿等魏書獠

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

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

第呼之其丈夫稱婦人之類皆語之次第

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于蘭于蘭大小隨其家口之

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

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

多不敢遠行能卧水底持于蘭能卧水底持刀刺魚見鼻飲

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于蘭能卧水底持刀刺魚見鼻飲

見十六國四域魏書西域傳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

上井至太延中為分其地為目蔥嶺

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

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

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

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

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

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

路為一老駝知風魏書且末傳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

道焉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豫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產子非

檀擁蔽鼻口其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六指不育魏書疏勒傳人手足皆六老子化胡成佛之所魏書

國傳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眾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

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

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山有膏服之

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魏書龜茲國傳其國西北大一中一者流出

髮齒落更生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餽餽甚臭一已一者

子史書卷八十一邊塞部外域下

能令一病魏書悅般傳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醍醐塗髮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

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日三

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

澡漱然後飲食見火山見狗國魏書悅般傳與蠕蠕結好其王

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紮髮不洗手婦人

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中乃馳還大檀

遣騎追之不及自是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魏書悅般傳

相仇讐數相征討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

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

月復常又無痕癩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

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

蠕蠕來抄掠術人幻人見角帽魏書厭噠傳

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其俗兄弟共

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

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

胡不女與天魏書高車傳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

同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

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

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二女可配人將以

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

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

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十六間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橋而
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
村村有一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
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
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方正織
鬪鏤皮并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
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瑠施劍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
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
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命左右鑿之而行導從不過十數
人小玉乘機見王乘木獸上呼名而飲隋書流求傳凡有宴會執
鏤為獸形上呼名而飲酒者必待後上
王酒者亦門懸金花鈴耶隋書赤土傳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
呼王名去各百許步每圖畫飛仙仙人菩
薩之象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
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

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
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
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
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
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
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邏一人陀拏達
义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但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
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
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
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鏤非王賜不得
服用每嫁婚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
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金鏤
非王賜不得服用見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隋書真臘傳性氣
捷勁居處器物頗
類赤土每且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
呪又澡灑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酥酪沙

糖杭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
肉羹與餅相和手揉而食之
楊枝淨齒
見善投輪刀
隋書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

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利利邪伽名護監那婆官曰獨訶邪挈
次曰獨訶氏挈國人
其大如金聚
隋書女國傳女國

鏡中有窳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
在蔥嶺南其國代

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
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

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
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

寒以射獵為業出鎗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
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黨項戰爭其女王死國

中厚斂金錢來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
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

肉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

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
其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小女王
見彩

色塗面一日數變
見鳥卜
傳金屑於鬚上
隋書波斯傳王著

座
以為飾
順天神
隋書漕國傳漕國在蔥嶺之

衣錦袍加嚶珞於其上
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

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蔥嶺山有
華金銀鑠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
魚春骨孔通馬騎出

人祠前有一魚春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
入見籠官
舊唐書韋臯傳五年臯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

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
者不可勝計蕃將乞臧遮遮者蕃之驍將也又為邊患自擒遮

遮城柵無不降數
兄弟讓國
舊唐書尉遲勝傳于闐王珪之長

年之內終復雋州
子少嗣位聞安祿山反乃命弟曜

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國人留勝以少女為質而後行肅宗待之甚厚授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令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本國王授曜詔從之貞元中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來代嫡承嗣兄勝既讓國請傳勝子銳上乃以銳為檢校光祿卿兼毗沙府長史還勝固辭且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銳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人多稱之列星舊唐書傳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土宇務其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為詔述朕此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隄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與夷狄猶太陽之比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興亡以羊馬為準舊唐書鄭元璿傳元璿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人突厥還奏曰突厥唯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化而為血微祚如此不出三

年必當復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十設十箭五咄五弩舊唐書突厥沙鉢羅觀九年前上表請婚獻馬五百正朝廷惟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合一人統之號為一每設賜以一箭故稱一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一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廂號為一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為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黃姓黑姓舊唐書突厥蘇祿傳有大首領都號為十姓部落莫賀達於都摩度兩部落最為強盛百姓分為一迴旋轉捷如鶻舊唐書迴紇傳元和四年里迎可汗遣使改為迴鶻藹德曷里祿沒弭施合密義取一也麥熟為歲首舊唐書吐蕃傳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為羅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氊帳名為拂廬寢處汗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氊

為盤捻麩為椀實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獮 拂廬見上敗北者懸

抵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侯 狐尾於其首舊唐書吐蕃傳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

廣眾必以狗焉其俗恥之以為次死 飛鳥使舊唐書吐蕃傳

飛鳥猶中 夏衙舊唐書吐蕃傳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廬川蓋

國驛騎也 贊普舊唐書吐蕃傳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廬川蓋

所流 稻每月一熟舊唐書吐蕃傳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廬川蓋

也 真臘舊唐書真臘國傳自神龍已後真臘分為二半以南近

詔合為一詔舊唐書南詔傳皮邏閣立二十六年詔授特進封

南王歸義漸強盛餘五詔浸弱先是劍南節度使王昱受歸義

路奏 歸義既併五詔服羣蠻破吐蕃之眾兵日

以驕大每入覲 金繩牀舊唐書驃國傳其王近適則昇以

朝廷亦加禮異 羅城構以磚甃周一百六十里壕岸亦構磚相傳本是舍利佛

城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塗以

丹彩地以紫 本是舍利佛城見上錢不穿孔舊唐書泥婆羅傳泥

俗剪髮與眉齊穿耳指以竹筒牛角綴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

手無七箸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為面文為人背文

為馬牛 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以板為屋壁皆

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蠡擊鼓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

神鑄石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

珠玻瓈車渠珊瑚琥珀纓絡耳垂金鈎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

子牀其堂內散花香大臣及諸左右並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

其側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楹皆飾珠寶樓之四

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

飛泉那陵提婆之父為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難於外吐蕃

因而納焉克復其位遂羈屬吐蕃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塗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耨婆娑池周迴二十餘步水恒沸雖流潦暴集燂石焦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

清水浴神

烹羊而祭見金龍激水上樓狀若飛泉見阿耨婆娑池見生子

必以石蜜內口中明膠置掌內舊唐書康國傳

口嘗甘言掌持進食有毒其鳥輒鳴舊唐書拂菻傳拂菻國名大秦其王冠形如鳥舉

翼冠及瓔珞皆綴以珠寶著錦繡衣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

其都城壘石為之尤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戶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曜數

里自外及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美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為一

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九輒落鏗然發聲引唱

以紀日時豪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

香木為棟梁其俗無瓦搆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

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

機制巧密人莫知之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

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剪髮披帔而右袒婦

人不開襟綿為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

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取食也然其臍與地連

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反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

金丸候時見衣前不開襟

見屋上泉鳴四簷飛溜見羔生土中見獅子人語舊唐書大食

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

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舊唐書大樹上生小兒食傳嘗遣

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總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

頭著樹其使摘取一枝小號為君子之國舊唐書新羅傳開元

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贈太子太保仍遣左贊善大夫邢瑋攝鴻臚少卿往新羅弔祭

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瑋將進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瑋曰新羅

一一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碁因

令善碁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為瑋之副瑋等至彼大為蕃人所敬其國碁者皆悉曇章舊唐書天竺國傳其人皆學

在季鷹之下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夕脩羊髀纒熟而嚼唐書天文志骨利幹居瀚海之北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睡不暝

近日出兩戒唐書天文志初貞觀中淳風謨法象志因漢書之

沒之所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

山河之象存乎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

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

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南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北紀南紀見晝長夜短唐

東躡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地理志骨利幹之東室韋之西有鞠部落亦曰臧部落其東十

五日行有俞折國亦室韋部落又正北十日行有大漢國又北有骨師國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

度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西山八國唐書韋臯傳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

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月光盛處必得美玉唐書

押近界諸蠻雲南安撫使于闐

傳有玉河國人夜視四樓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以其所居為

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人身牛足五代史四夷附錄

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

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嫗厥律五代史四夷附

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

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

檢崖天子五代史四夷附錄沙嶺黨鳴沙五代史四夷附錄瓜

冬夏殷殷有聲如濕沙止渴五代史四夷附錄仲雲者小月支

雷云禹貢流沙也無水掘地得滌玉五代史四夷附錄河源所出至于閩分

人置之胸以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每歲秋水鐵林相公宋史何繼筠傳子

涸國玉然後國人得滌玉

元年契丹精騎數千夜襲城下伐鼓縱火以逼樓堞承矩整兵

出拒遲明列陣酣戰久之斬馘甚衆擒其酋所謂

契丹指環為印宋史外國三佛齊傳國中李陵題字處宋史

遁去高昌傳次歷阿墩族經馬駿山白衣黑衣宋史外國大食傳其

望鄉臺上石龕有之後謂之大食阿蒲羅拔鴉飛不到山宋史蠻夷傳元豐四年熟

與光震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真降意

督廣進師廣遂破樂攻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婆

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

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淡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黑崖至

羶車硬寨遼史百官志遼之先世未有城郭溝池宮室

之固為營為宮御帳之官不得不

謹白山黑水金史世紀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殿宇沉

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

是也

子史考

卷八十一

邊塞部

外域下

七

檀元史郭侃傳至乞石迷部忽里筭灘降西戎大國也地方八

屠西城又破其東城東城皆結胸山海經國在其西

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見羽民長頰山海經國

人長頭身生羽一日在北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

翼鳥東南其為人不死黑色壽不死一日在穿匈國東

岐舌山海經海外南經國交脛穿匈山海經國在其

在三身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日

而一奇肱山海經國在其北其人丈夫山海經國

手人衣冠女子山海經國在巫咸北兩女不壽者八百歲

帶劍子居水周之一日居一門中海

經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在女子國北天

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耶

野山海經在軒轅國北其邛方四蛇相繞此諸一之鸞鳥自

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

相與鸞鳥自歌鳳鳥自舞見長股常北被髮一日長脚為人

羣居無脊長股東深目無腸人舉一手一目在共工臺

東之國在深目聶耳山海經國在無腸國東使兩

東其為人長而無腸聶耳交虎為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

及水所出入奇據樹歐絲山海經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

物兩虎在其東木長而大人君子山海經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

初無枝耳珥兩青蛇一日肝榆之尸在夫人北國在其北衣冠帶

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

子史書

卷八 一 邊塞部 外域下

三

日在肝榆 山海經 之國在其北為 **衣魚食驅** 山海經

之尸北 **毛民** 人身生毛一日在元股北 **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山海經

國在其北其為人 使 兩鳥夾之一日在雨師妾北 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 **卵民** 山海經

其民皆 **苗人** 山海經 有益猶之山者其上有甘相枝幹皆赤黃

生卵 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有小人名曰 **閼耳貫胸雌題漆齒** 逸周書

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臣請正

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 **關耳貫胸雌題漆齒** 逸周書 正西崑崙

九夷十蠻越 文身 **留骨之邦** 穆天子傳 天子留骨六師之屬天子乃

離耶 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鸞之上 以為周室主是 **鄧支餌石** 鄧憲洞冥記 元鼎五年 國貢馬

日 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

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 此 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

肝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 以之拂髮白者皆

乘象入海底取寶 郭憲洞冥記 吹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

日影犀織以為簾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

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 宿於鯨人之

舍得淚珠則鯨所泣 **甜水** 郭憲洞冥記 去虞淵八十里有

之珠也亦曰泣珠 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

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常 **羣飛往日下自曝** 郭憲洞冥記 勒畢

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 **取犀象相**

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身熱

投擲為樂 郭憲洞冥記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

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

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苔為 **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

里東方朔神異記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

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孔雀珥門戶玉璞

抵烏鵲桓寬鹽鐵論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天下辭

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

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

庫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馱馳北夷之常畜也中國所鮮

外國賤之南越以崑山之旁以人所賤珍人之所饒非

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緜柳為室旃席為蓋桓寬鹽鐵論句

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

君臣媮易上下無禮素弧骨鏃馬不粟食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句

內則備不足畏一旦有急貫弓上馬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句

外則禮不足稱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句

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襜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

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潘巧之貢織奇羅紈之作事

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

有其用而己貫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

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媮於禮而篤於信略於口而敏

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連蹇焦氏易林胡言狗邦

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焦氏易林穿胸僵離

旁春天地易紀日月更始孕三十六年生張華博物志大人國

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光出口中張華博物志厭光

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化虎張華博物志江

史記書

卷八

外域下

七

來朝其人長四尺一牙出於唇自乳王嘉拾遺記盧

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無老純孝

扶國人皆三百歲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常

如至親之禮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為之國

行水上王嘉拾遺記貢嶠山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

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國人於

無翼而飛王嘉拾遺記滇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

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憑風而翔乘波而至

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見孝養國

王嘉拾遺記冀州之西二萬里有一之一其俗人年三百歲

有親死者刻木為影事之如生善養禽獸入海取虵龍育於園

室以充祭祀昔黃帝表此為鐵峴沸海蚩蚩王嘉拾遺記

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

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泛

鐵峴峭礪剛金為輶比至京師輪皆銳銳幾盡泛沸海

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經地洲以豹皮為屋於屋內推

車經峰岑燃胡蘇之木木烟能殺百虫經五十餘年乃至洛邑

佛外祖國鄴道元水經注恒水又逕騎步相持組橋相引

經注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

日其道艱嶮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

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

七百渡梯已躡縣組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

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磬石

之磬道狹尺餘行者二十許里方到縣渡

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秣之西有縣渡之國山谿不

通引繩而渡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為室

民接手而飲獒飲見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

所謂獒飲也獒飲見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

維曰迦維國佛所生天竺國也田織信厚

維曰迦維國佛所生天竺國也田織信厚

鮮故箕子國也鄴道元水經注朝

鮮故箕子國也鄴道元水經注朝

鮮故箕子國也鄴道元水經注朝

鮮故箕子國也鄴道元水經注朝

鮮故箕子國也鄴道元水經注朝

鮮故箕子國也鄴道元水經注朝

鮮故箕子國也鄴道元水經注朝

鮮故箕子國也鄴道元水經注朝

鮮故箕子國也鄴道元水經注朝

子教民以義

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

其田從潮水上下

鄆道元水經注交州外域記曰

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雜田

採香為業

鄆道元水經注朱吾

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魚食

狼隴

鄆道元水經注其水又東

生肉

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即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

以樹葉蔽形外名

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鬧中

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如其言

聞中鯤金便知好惡

見元國

元水經注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

為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為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以

黑為美離騷

所謂

馬流

鄆道元水經注俞益期賤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

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

曰

此民以識故處也

須人祭天即取呵嚙部落子孫

段成式酉陽雜俎突厥之先日射摩舍利

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

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

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尔若

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絕矣至明入園果所

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園遂殺

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嚙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

嚙部落用之射摩即斬呵嚙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尔手斬

人血氣腥歲

因緣絕矣

仰樹汁為用

段成式酉陽雜俎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

一日造食一月食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乎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

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煖冬不凋落宜牟馬無

駝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鬚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而

如血色戰具唯稍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
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
丈夫婦人俱帶每一常喫宿食一所有種植待雨而生段成式西陽雜

及河澗一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起春
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為池取魚以作食

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段成式西陽雜婆彌爛國去京師二
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

峻嶮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雨年有二三萬國中一東西

互擊甲人段成式西陽雜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
分為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瓦石東西捧杖

止以占當年豐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
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

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等蟹蚌之類食將曉飛還如

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閩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
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

所祠名曰蟲蟲落見段成式西陽雜王子年拾遺
落因號落民

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小外繡面老子式西
陽雜越人習水必鑲身以避蛟龍之神廚段成式西陽雜俱振提國尚

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祀之時國王所須什
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六

十四種書段成式西陽雜西域書有驢唇書蓮葉書節分書
大秦書馱乘書牒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

天書龍書鳥音書仙人境蘇鶚杜陽雜編大曆中日林國獻靈
等有六十四種

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腑亦謂之

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藏府即自採神草

蘇鵬杜陽雜編敬宗皇帝寶歷元年南昌國

不愈焉 酒山紫海 獻珉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國有

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

色如爛樵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

十四 蘇鵬 大宋書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蘇鵬

子史精華卷八十

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倫常部一

君臣

如地如天如月如日 管子 何私何 言室滿室言堂滿

堂 管子 是謂聖王 抱蜀 管子 不言 君知臣臣亦知君

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中正無私忠信不黨 管子 君者

而小一為人臣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 管子 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

伏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 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

而能如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多忠少欲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六謀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也為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人使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一者謂之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廢德仰生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於人者也為人臣者一者也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言下力上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愛如其力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而臣主之道畢矣君豐臣教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管子古之王者其一其一如白與黑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管子君臣相與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得一以為天下貞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四大居

一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君甘臣酸君淡臣鹹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則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身尊民安事治身樂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晏子景公問晏子曰為君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樂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一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二子治國一臣樂身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日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管子曰益之而患少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日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日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

日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日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日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日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日移於梁邱據之家前驅欵門日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擊琴行歌而出公日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者何以一吾一微此十者何以一吾一非奉餽茵席臣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日請進暖食晏子對日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日請進服裘對日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日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興安策勁馬良輪利鄧析子勢者君也對日嬰社稷之臣也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一三累四責有臣順則一民和則一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若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弗弗詬詬墨子君必有下之下

家君

墨子言一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

進前不御聞聲相

思

鬼谷子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一而一遙一而一

不變之法

子

君道異繩

商子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一則一而所一則一也志合言

從

列子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道行國霸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臣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

莊子丙直

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斬平而人善之斬平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一之其也擊跟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止比者一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德友莊子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德友莊子

孔丘非君臣也
不諂其君
身在江海心居魏闕
莊子忠臣

公子牟謂瞻子曰
之上
素皇內帝
鵬冠子此

之法注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
調泰鴻
鵬冠子泰一

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也
韓非子賢者之為人臣

神明之位者也
北面委質無有二心
韓非子賢者之為人臣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
修頭修足
韓非子為人

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
若桴若鼓
韓非子至治之國

者勢重之也
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
勞於索人佚於使人
韓非子

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子齊桓公之時晉咨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
曰易哉為君一日仲父二日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

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高天泰山壑谷黼洵
韓非子以

身為
之尊而以其
壤地草木
韓非子君者

國君之寶
荀子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
欲是之主建是之

士
荀子
並肩而存能
不世絕千歲而不合

爭職而妬賢是其
分施
荀子請問為人君曰以禮
均徧而

不
均徧不偏忠順不懈
儀正槃圓盂方
荀子君者儀也

也
而水圓君者盂
民之源
荀子君者
也源

下歸
荀子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
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

史記
卷八十一
倫常部
君臣

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者一者一之夫是之謂門戶牖嚮荀子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基杖荀子卿相輔佐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荀子殷之伊尹周之姬臣荀子君有一舟水荀子君者一也大公可謂一矣則賢人不至則君者一也

執圜處方

呂氏春秋主一臣一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天賞

呂氏春秋有百倍之臣

呂氏春秋子培賢者

適往

呂氏春秋帝也者天下之也王也者天下之一也

君因臣為

呂氏春秋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根本枝葉淮南子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君一也臣一也鍾以玉環揚子帶其鈎聲注鈎無帶不立帶也以為玉臣故有正其腹引其背揚子背也背外也首就也自內及外玉環而佩也君臣道正天夫揚子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下羣策羣力揚子漢屈木舜禹有土揚子然則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明光若視揚子或問君曰問臣曰敢問何謂也曰無私無偏文中子房元齡問事君之道子廣問專對文中子非明君孰能乎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國語一君一臣也敬恪恭儉臣也民之川澤

國語夫君也者一也一行而一宗臣一國語男女之享不及一
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一宗室之謀不過宗人一
謀而不犯一君為我心一國語事君者一三世仕家君之一國語一
微而昭矣一君為我心一國語不在我一三世仕家君之一國語一

以下主之一范中行之良一國語趙簡子歎曰吾願得一良臣人一
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一
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一
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一
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和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一
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一
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一
曰善吾言一君行制臣行意一國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一
實過矣一君行制臣行意一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一
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一
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也今事已一

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一
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孥為一
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一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一
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一
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日後世子孫有敢一
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一按史一
記越世家大指相一良金寫狀一忠臣愛名一戰國策臣聞明主愛一
同行制作行令一良金寫狀一忠臣愛名一戰國策臣聞明主愛一

九佐七友五丞三輔一戰國策堯有一舜有一股掌臣一戰國策一
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一
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一
人之一也一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一
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母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一
吾為子殺之一帝與師處王與友處一戰國策郭隗先生曰一者一
亡之胡如一帝與師處王與友處一戰國策郭隗先生曰一者一

倫常部 君臣

處素王九主

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

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及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注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勞君等君

寄君敢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唯唯

鄂鄂史記趙世家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臨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一殘蠹史記趙世家肥義謂信期

不聞周舍之是以憂也也讒臣在中

依日月之末光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

何謹守管籥因畫策臣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小

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今以

時時從三寸舌為帝者師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今以

漢王

極於良

鄒前於席

史記商君傳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之也語數日不厭剖心折

肝相信

史記鄒陽傳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親如膠漆史記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

之以政審威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

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

弟不能離豈骨鯁史記刺客傳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定一尊

惑於衆口哉骨鯁史記刺客傳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定一尊

李斯傳今陛下并有天如失左右手史記淮陰侯傳何聞信亡

下辨白黑而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漢書天文志巽在東南

也金石交漢書韓信傳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陟

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

子也

倫常部君臣

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
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漢書蕭何曹參傳贊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然終

為漢王漢書蕭何曹參傳贊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

所禽矣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按國語宗臣謂同姓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堂陛如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

臣與此別故兩錄焉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

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忘身忘家忘私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

臣者主耳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務其方以高其節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成俗定則為人

耳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晏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

使皆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禮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閨閣之臣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孔氏師金氏友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金日磾傳帝年幼選置師友夫司徒孔光以明經高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故入嚴子

陵共臥後漢書嚴光傳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

曰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後漢書李善耳後漢書李善乳為生漚後漢書李善傳李善字次

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

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賞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

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

瑕邱界中親自哺養後漢書李善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

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問里感其行皆

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

收殺之時鐘離意為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

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曰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

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

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曰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

善在此盡哀蜀志諸葛亮傳先生與亮持鉏去草蜀志諸葛亮傳先生與亮猶魚有水蜀志諸葛亮傳先生與亮

數日乃去蜀志諸葛亮傳先生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

三顧草廬
先主解之日孤之有孔明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三顧草廬諮當世事蜀志

亮傳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臣於許先帝以驅馳解帶寫誠厚相結納蜀志諸葛亮傳劉備以

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

出遂立終日蜀志關羽傳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

周旋不避艱險常呼曰谷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權於武昌

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

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

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

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避近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

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如比肩之舊吳志張昭傳孫策創業命

後不復名之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

堂拜母呼曰東郡吳志張紘傳注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外

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初曹公

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

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謂

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

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濶並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

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

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

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

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

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

馮几前席進前將鬚

吳志朱桓傳注吳錄

日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權

協契

斷金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癸丑詔賴宰輔忠德道濟

之節冀因斯總角好

晉書何劭傳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

左右恂恂濟濟

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願濟恂而謂諸公曰朕

可謂

異符同契

晉書符堅載記符堅將有大志聞猛

及廢興大事

若元

宋書索虜傳難當將其

德之遇孔明也按猛王猛

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為三一之為

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

助

難當

處可寒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樓嘉拜曰天為我生儉

王儉傳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

推懷投欵

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

齊書劉懷珍傳太祖曰我布衣時懷

珍便

署事有卿名不復細覽

李安民傳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

我使

齊書劉懷珍等傳論

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

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

緒

代我呼范為兄

四友

梁書謝朓傳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朓為長史敕與

黃金在肘不敢失墜

梁書王珍國傳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為王茂先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邨

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

喚蔡尙書南史蔡樽傳帝嘗設大臣辨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

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樽始

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既遭唐堯

之君不辭元凱之譽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

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庶堂相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

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來者亦有其義取乾

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

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送命之次之凝開堂高祖曰

名曰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

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庶西曰遊

凱應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

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不示德音即命黃門侍郎崔

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

拜止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

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復獻千萬

者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之壽報以南山之詩見此小兒終效用於子孫

魏書李訢傳訢

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

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

日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
於眾必為朕家幹事之臣
幹事之臣見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
由陛下北齊書崔陵傳陵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
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
男孝順富貴陵奏曰崔二
張不如一康北齊書陳元康傳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
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骨親肉疎所以相付
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
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眾
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
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
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
人乃自食一羊筋以骨賜伏曰遂別引之

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使為良臣勿使為忠臣舊唐書魏徵傳他日
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
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
下臣契皐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
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自比於金
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以卿為良臣舊唐書魏徵傳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
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治鍛而為器便為人
所寶朕方卿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
爾要相借老舊唐書裴寂傳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
奇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
霑襟曰今猶未也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遙一代

豈不舊唐書李勣傳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快哉剪鬚和藥療之太宗乃自一為其一勣頓首見血泣

以懇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須深謝君宜轉動臣宜安靜舊唐書張行成傳天

陰臣象或翼或從尸天之功唐書劉裴傳贊應龍之翔雲霧翕然而從震風薄怒

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踴越之姿君臣

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一也情感於內安有所一猶父子唐書張公謹傳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之有司

避遂異支一心唐書杜如晦弟楚客傳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哭之

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卹無官忠才不副而兄與我者爾當知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

謝因擢為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唐書房杜傳贊方君臣明良固千載之遇

蕭曹之勳不足進焉鸞鳳冲霄必假羽翼唐書馬周傳帝嘗以飛白書賜

之寄要君宰間不膠漆而固唐書馬周傳贊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

恨相得晚宜矣公在得酣臥唐書李大亮傳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

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誼臣唐書孫伏伽傳李綱以藥石

寐帝勞曰我孫伏伽可謂一矣以藥石

相報唐書高馬傳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無

言不酬唐書崔日用傳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

衣一副物五十段以吾雖瘠天下肥唐書韓休傳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

示右日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日自韓休入

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一矣

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汎洪

源侯舟楫 唐書戴至德傳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

賚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仗 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流水朝宗眾星拱極 宋史樂志天

率職 環珮 交欣 見詩友 遼史蕭朴傳字

房之族父勞古以善呼小字 金史劉琬傳幼名太平世宗即位

屬文為聖宗 呼小字 琬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以為

獲衛十人長往招宗敘白彥敬紇石烈志寧皆相繼來附還報

上喜其有功 其一 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贊朕至太

平 中書右手樞密左手 元史明宗紀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

矣 有病治之以臣 省院關 車之有轅身之有臂 元史木華黎傳

首命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

力居多我與汝猶 也 汝等切宜體此勿替

初高山日影 元史木赤台傳木赤台始從征怯列亦自罕哈啟

心 行歷班真海子間關萬里每遇戰陣必為先鋒帝

嘗論之曰朕之望汝 同飲河水 元史哈散納傳太祖時從征王

如 前 也 班朱尼 之

且日與我共飲此 三畏 元史拜住傳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

水者世為我用 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

所未盡畏年少不克 惟臨惟沉惟周惟定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

負荷無以上報聖恩 君臣之禮如何太公

日為上 為下 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 世世能

為下 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極 逆周書危言不干德曰正正 國元 董仲舒春秋繁露君人者

及神人曰極 董仲舒春秋繁露因 以

樞機樞機之發 國為身臣為心 因 以 以臣言為聲以臣

榮辱之端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因 以 以臣言為聲以臣

事為編於天董仲舒春秋繁露百禮之貴皆編之尊至者其敬

無窮董仲舒春秋繁露夫流深者五科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

元科原科權科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

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

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

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濫道不平德不濫則眾不親

安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

其真弗以為名承天意成民善董仲舒春秋繁露民受未能善之性於

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

性為任也若士敬天董仲舒春秋繁露事安樂世董仲舒春秋

愛利為意以養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君力臣

愛利天下為意以

力劉向新序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識其之乎其之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

善制縱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

日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

齊和之羨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四面求臣劉向說苑燕昭王問

君不入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肯得承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

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王者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自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

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

下可以霸六正六邪劉向說苑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

唯王擇焉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

左

卷八十一 倫常部 君臣

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
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
正者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
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
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
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於往古之
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
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
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
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
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
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
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
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
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

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
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
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
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
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
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
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人則辯言
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問伺候可推而
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
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動於福先嚴遵
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指歸論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處孤
寡居不穀出無迹入無朕
道德指歸論明王聖主放道效天名實為紀賞罰
為綱
上法斗極
固

白虎通故援神契曰天覆

取象日月屈信

班固白虎通君臣法

地載謂之天子

班固白虎通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

天下之翁

功天

也 纏堅 之所歸心臣者 也屬志自堅固

民統治材

論衡富家之翁賞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

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 也 荀悅申鑒治世之臣

論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

心順職順道順

一也臣者

也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高宗誕辰與侍臣賦

一三日

陪天歡

詩宴樂上日可識朕意不須惜醉李嶠等

奏日既

天子親家翁 高擇羣居解頤蕭瑀常因宴太宗語

不敢不醉

近臣日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

長孫無忌房元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日卿有何說對

日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 太宗撫

掌極歡

聖木小函扇鎖甚固 裴庭裕東觀奏記萬壽公主上愛

而罷

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婿

顯相門子首科及弟聲名籍甚婚盧氏幸臣白敏中奏選上顯

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

日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婿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

鄭州臣堂帖追廻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

中書顯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日朕知此

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

一子來

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于於佛前焚

香感

謝 師 蜂 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螳制兵 重臺 陶宗儀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 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

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注云中爲

王食時爲公平且爲卿鷄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

隸日人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臺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

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

二史精華

卷八十一 論常部 君臣

豈亦本是與然加驅口陶宗儀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以重字尤有意驅口男曰奴女曰婢總曰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日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王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王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插盤珠陶宗儀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輟耕錄凡納婢僕初來時曰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

陳家蘭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為情

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倫常部二

父子

慈惠以教孝悌以肅管子為人父者和子孫屬親戚管子

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父母之常愛親善養思敬奉教管子

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管子教護家事管子知子莫若父管子

日管子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管子知臣莫若君管子少半管子食鹽二升少半管子謂小男

也管子小女管子三務管子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日親貧則從

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

此也亦有才不足財不瞻智不知然後已矣莫敢舍餘力隱謀

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孝子之為親年過而一國無

聘者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

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

衛有鰥夫特冒孔子之葉公孫龍子孔穿不慢其保慎子愛赤

娶之果國色也

天地之委蛇列子孫子非汝有遺男列子鄰人京城氏之以

文之綸終莊子而其子又不可解於心莊子子之

不諛其親莊子孝子不至乎孩而始誰莊子舜之治天

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以天屬莊子林回棄千金之

則人始有天矣

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也唐子

莊子其求也而未始不為子媒莊子親父其親

出域有遺類矣注唐失也

再仕而心再化莊子曾子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勃溪莊

室無空虛則樸而不明韓非子父子之間實厚者貌薄韓非子

婦姑父子務致其福韓非子慈母之於放麀啜羹韓非子樂羊

之禮是也

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遣之羹樂羊坐於幕下

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

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

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

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麀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

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二

倫常部

父子

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按母愛倍父韓非子

後漢書光武詔觀一一一二者孰仁本此韓非子子也一父命之烹彘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會

行於子者十母烹彘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會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

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敬愛致文荀子請問為人父曰寬

母非以成教也遂一也敬愛致文荀子請問為人父曰寬而一勿面勿兒勿疆荀子君子之於子愛之而一導之以道而一衣與繆

與不汝聊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一一一則何以為而不從命有三荀子孝子所以一一一從命則無孝之名也不從命有三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

不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

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

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草莽華實樹木根心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

之謂也草莽華實樹木根心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一之有一也若一之有一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

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一體兩分同氣異息見一父而載取名呂氏春秋楚有直躬

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

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一一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遺腹子淮

南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二倫常部 父子

三

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淮南子變子似者唯其母能知之家老

跪而對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扶扶子赤

父母九齡與元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合菽糲絮而致滋美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

折夔揚子木細枝謂之杪青齊堯冀之聞謂之夔故傳曰慈釐

孽揚子陳楚之間凡人鬻乳而雙產謂之秦晉之間

見嫁子上為二親所嬌抱朴子自敘洪生晚不早督以書史六世咸有

述文中子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矣未嘗不篤敬

賢於請國語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一

孺子謂孺子勉之乎注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按此里克語

申生臣子午可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

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丈夫子戰國策非徒不愛子也

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又不愛獨甚投杼

戰國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

曾子母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倚門倚閭戰國

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倚門倚閭策王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踰牆而走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

則吾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一而望女今事王王出

走女不知其息女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

處女尚何歸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願為季箕帚

妾當代父後史記漢文帝紀因賜天下家督史記越世家家枝

屬史記五宗世家勝為人樂酒極欲十日而更史記陸賈傳病免家居以好時

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

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按漢書極欲作極飲恐欲為飲字之訛非史漢異文也建老白首萬

石君尚無恙史記萬石君傳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

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取親中翊廁胸身自浣滌復與

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取親中翊廁胸身自浣滌見非

此母不生此子史記張湯傳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

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能女孫史記陳承

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所子漢書宣帝紀封賀弟

都侯注師古曰所子子同產子漢書平帝紀令諸侯王公列侯

者言養弟子自為子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

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灰室漢書賈誼傳非有一

劾曰禮卿大夫霍氏衰張氏興漢書張安世傳初安世長子千

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關方

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山是賢千秋以居艾官府不敢當舊位

禹為不材歎曰世矣漢書杜延年傳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父子經明行脩漢

年坐臥皆易其處父子倫常部父子書

子史書卷八十二倫常部父子

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邱

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

顯以厲俗 宜 愛女甚於男 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

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 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

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

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 數視其小子見 天天申申

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漢書敘傳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

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按天天申申語雖本論語而用

於父子者惟 民母 漢書衛青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

此故錄之 服虔曰民見畫常拜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

母嫡母也 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

日休屠王闕氏日磾每 尊章 漢書廣川王傳背 嫖巨

鄉之涕泣然後殫去 忽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

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 耳孫 漢書平帝紀封宣帝 鼻祖 漢

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媽兮或 於汾陽注劉德曰鼻始也

師古曰維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揚故云始祖於汾陽也 風

類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

眾得士死力威又坐奢 十三人各守一藝 後漢書鄧禹傳禹內

僭誅延壽之 也 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 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後漢書鮑昱傳

甄有子 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

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

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 大小太常 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

知 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

曾孫郁中子焉後漢書東海恭王傳天恩世傳家學見小國侯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

三女此臣宿昔常計注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公卿詣府

后之妹呂須封為明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鄴侯之類後漢書張酺傳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

上壽後漢書張酺傳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適會歲節罷朝俱下酺上舉

酒極歡卒日勇乃負荷後漢書班勇傳延光二年夏復以

衆人皆慶羨之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

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級而龜茲王白

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

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

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

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

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

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諫斬東

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

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

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

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

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

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贊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

龍沙僅亦抗憤注軍就名也按索使後世稱為清白

班敦煌長史為北單于與車師後部所殺後漢書楊震傳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吏子孫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以此遺後漢書楊彪傳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

明猶懷老牛主簿楊會吾之程嬰後漢書傅燮傳賊遂進

之愛操為之改容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

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燮恩共於城外叩

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

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
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老胡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
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變
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
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
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
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

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 改其里曰高陽

後漢書荀淑傳初荀氏舊里名西豪穎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

竟夕不眠 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
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豈可謂無私乎 三君 後漢書陳紀傳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
行父子並著齊名時號

公慙卿卿慙長 後漢書陳紀傳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
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

魏司空天下以為 使勤貴寵者此母 後漢書馮

按公謂羣卿謂紀長謂紀父寡 勤傳勤母

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 截肉未嘗不方斷

諸王曰 也其見親重如此

葱以寸為度 後漢書陸績傳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

獄績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馴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

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績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

終無異辭績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績相聞

母但作饋食付門卒曰進之績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

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

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曰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績曰因

食餽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

所作乎績曰母嘗 是以知之使

者問諸謁舍績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績行 噬指心動 後

狀帝即赦與等事還鄉里禁王終身績以老病卒

書周磐傳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迺

其一順即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嗔指以

悟汝耳按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

順蔡順小同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

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怪卿志膽敢爾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

手文似已名之曰怪卿志膽敢爾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

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

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

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

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

將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襄臣之曾祖丹死後必復

臣之祖也帝曰因貴之由是顯名

致大鳥後漢書楊震傳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

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遺安後漢書龐公傳龐

強項真楊震子孫矣公者南郡襄陽人

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

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

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鼯鼯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

下非所保也因釋畊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

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皆遺之

以危今獨之以一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雙珠近出

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老蚌魏志荀彧傳注孔融與韋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

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

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魏志

傳注晉陽秋曰晉武帝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知

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不如者遠也

名依謙實魏志王昶傳昶為其兄子及子作一字

按威質子皆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

沈字處道子渾字

屏風隔座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孫休時紀陟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

元冲深字道冲

令每朝會詔以父書跪讀每句應諾

吳志顧雍傳注吳書曰顧

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

懷橘

吳志陸績傳績年六歲於九

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

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蜀志

楊戲傳注李密上書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亦無以終餘年

供養

晉書高陽王珪傳泰始六年

荀令君子

晉書荀頤傳魏時

帝輔政見顛奇之曰

濬冲清賞非卿倫

晉書王戎傳阮籍

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

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

也其卿言不

如共阿戎談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皆國士

晉書武陔傳同

按渾王戎父

人之鑿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

也元夏最優有

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

男八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

晉書胡奮傳泰始末武帝

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

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一兒

大耶

晉書王悅傳導性儉節帳下

忠孝萃於一門

下壺傳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

太平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

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微士翟湯聞

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之道

抱置膝上

晉書王述傳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

雖長大猶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

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

廢蓼莪之篇

晉書王良傳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

重光累徽

伯陽曰我高我曾

日伯陽之不肖誠知尊教尊亦正值耿抵耳按伯陽謏子枕戈

泣血志在復讐

晉書桓溫傳

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

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

九州伯

五湖長

晉書桓元傳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

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一兒為一棄官歸國

客為之起

於一見者皆一一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

故也宣氏知

被髮從車

晉書荀崧傳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

作笱養母

晉書

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於密山

參問日再三

符融

食對日母食不甘衣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此兒異眾

晉書衛玠傳玠字叔寶年

動止或一有一一堅以為煩月聽一使

豈宜以子戲父

晉書張憑傳

五歲風神秀異祖父權曰一一有

我尚生瓌瓌那得不生靈

祖鎮蒼梧太

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

邪

有佳兒憑曰阿翁一一

邪

晉書謝元傳子瓌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瓌少不慧而靈

運文藻艷逸元嘗稱曰一一

執硯涕泣

晉書范喬傳年二歲祖馨臨

作我乃生瓌瓌那得生

報劉日短

晉書李密傳泰始初詔

靈運玩文義晉書為長

報劉日短

微為太子洗馬密以祖

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

報劉日短

微為太子洗馬密以祖

母以告喬喬便一一

報劉日短

微為太子洗馬密以祖

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一養一之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此兒當及其曾祖** 晉書荀勗傳勗依於舅氏岐嶷
威成年十五歲能屬文從外祖

魏太傅鍾繇曰 **王猛之孫將門有將** 宋書王猛傳猛固之
役或薦鍾繇於高祖時

鎮惡為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
宿明日謂諸佐曰鎮惡 所謂 **查梨** 宋書
張敷傳敷小名一父邵小名一文帝戲之曰 **我雖田舍老公樂**

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聞鼓角** 宋書張興世傳交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
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

憲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 **林下正始餘風**
宋書羊元保傳戒二弟太祖並賜名曰咸曰 **深中風敏方成佳**
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

器 宋書謝弘微傳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
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 有子如此

足矣 按思 **以女為貞列將軍** 宋書王華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
討王國寶時厥丁母憂在家恭檄

弘微父 **令起兵厥即聚眾應之** **歲中不過一再相見** 宋書王敬弘
傳敬弘見兒

孫 以女人為官屬 **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宋書顏延
之傳子竣

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
至閣復不見恢之於 **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
舊常乘羸牛策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
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醺然自得常語竣曰**

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宋書顏竣傳竣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
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

下有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語

得臣酒見名義恭子為伯禽名竣子為辟疆宋書顏竣傳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

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為制名

一比漢侍 乳汁驚出宋書朱脩之傳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

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尊上宋書何子平

揚州辟從事史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

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凱之為州上綱謂曰十一年實未入

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見既見其生實欲其可

願又切微情見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見既見其生實欲其可

宋書陶潛傳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

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溫恭朝

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

心奚待於我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

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

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與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

千萬錢宋書戴法與傳父碩子販紵為業法與二兄延壽延興

三千萬鄉人咸云莫賀郎宋書鮮卑吐谷渾傳遂立子

莫賀莫賀郎宋書謝弘微傳時有蔡湛之者

宋言父也貌類中郎性似文靖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

當得一子齊書周盤龍傳上遣軍主成買戍甬城謂

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

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父子

父子倫常部

兩匹騎紫攪數萬人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

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節歲問訊皆先克日

齊書王延之傳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

亦殊有鳳毛

齊書謝超宗傳好學有文詞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

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

靈運復出見今世曾子

齊書劉瓛傳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

名兒為風月景山水

齊書謝滂傳滂四兄颺肱穎從世謂謝莊

足懋先基

齊書袁象傳父觀武陵太守象少有風氣好屬文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觀臨終與兄顛書曰史公

矣史公象之小字也 劉公不亡

齊書劉繪傳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

暢勳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事太祖見而歎曰

召元方方之為步

齊書杜楬傳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楬常在側融指楬曰昔

陳太師曰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楬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各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

郎周顥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慕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來之秀 常遣滅油滅火

梁書沈約傳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

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

吾家千金 梁書謝朓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

瑯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梁書張稷以身敬刃

後來特達莊笑因撫臑背曰真梁書袁昂傳夙以不夭幼

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梁書袁昂傳夙以不夭幼

稷見害女梁書袁昂傳夙以不夭幼

承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

引騶清道悲感不勝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

會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

及是拜日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

傳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

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誅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

謂其舅蔡樽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謀文梁書邱遲傳

不減希逸之作梁書邱遲傳

名仕齊官至大中大夫遲八歲梁書邱遲傳

便屬文靈鞠嘗謂梁書邱遲傳

前謝梁書謝幾卿傳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北侵擢為軍師長

史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

謝何如幾卿應聲曰梁書顧憲之傳

於梁書顧憲之傳

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觀之嘗為吏部於庭

植梁書顧憲之傳

無忝爾祖梁書顧憲之傳

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眾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

見於文德殿帝令眾為竹賦賦成奏之帝手勅答曰卿梁書顧憲之傳

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

不為少南史任昉傳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

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不須苦教魏書穆壽傳壽與崔

壽獨步之又自恃位任以為人莫已及謂其子郊祀並乘軒軺

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

授大索經書每至父子昔有一郡今

有二奚魏書房堅傳太和初高祖擢為秘書郎遷司空諮議齊

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同氣異息魏書寶瑗傳子

終天靡報兄兒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聞

有所生欲得暫見北齊書趙郡王琛子獻傳獻小名須拔生三

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

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獻母之從母姊妹之女

戲語獻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獻因問訪遂精神不怡

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獻對曰兒無患苦但

元夫人令就宮與獻相見獻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

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北齊書

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惜頽然獨坐其季父暉

適人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舊唐書禮儀志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

燥居濕咽苦吐甘生非母不育生養勞瘁

恩斯各得父一絕舊唐書宋之問傳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

極矣問以文詞知名身之儔有勇力之遜善書議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二 倫常部 父子

者云一累朝盛典出父子手舊唐書賈至傳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

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册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册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舊唐書陳叔達傳

卿一之一可謂難矣御前得蒲萄遺母嘗賜食於一

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克欲歸以一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傳弓冶舊唐書趙道興傳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開

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一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

水縣子其父時解字仍父子同掌樞密舊唐書蘇瓌傳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

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適父同中書門下三品一時以為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適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

思如湧泉喻舊唐書蘇瓌傳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所不及也一適過其父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

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適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適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

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一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一也

書狄仁傑傳仁傑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一孤飛謂左右曰吾一在此

雲下瞻望佇立好消息惡消息舊唐書崔元暉傳其母盧氏嘗久之雲移乃行一誠之曰吾見姨兒屯田郎中辛

元馭云見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一若聞

貴貨充足衣馬輕肥此一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此見親

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子

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卿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元暉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卿之令子朕之直臣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為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

越公見郎故有家風舊唐書楊纂傳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眾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眾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

弘禮纂族子素弟之子突按問安不盡辨舊唐書郭子儀傳諸孫數十人每羣孫

勤幹家風書唐書韋機傳孫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安召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

云帽導舉舊唐書崔邠傳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

親上母公卿逢者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後迎騎避之衢路以為榮魏侍中濟陰公之知公輔

才貴然未聞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救具酒食歡盡日受公主謁唐書王珪傳子敬直尚喜曰三客

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盟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八葉宰相唐書蕭瑀傳贊自瑀逮邁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凡

唐盛衰世家之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唐書來濟傳父本驍盛古未有也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

得文清白唐書楊慎矜傳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

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唐書帝喜擢慎於監察御史知太府
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為舍嘉倉出納
使被眷半千孫唐書李泌傳開元十九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
尤渥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
坐人皆屈帝異之均指使唐書盧邁傳改尚書右丞以本官同
日固當然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叔下
邦令休沐過家適終日與羣韓穆家法唐書穆寧傳寧居家嚴
子姓無位貌之異常撰家令訓諸子人
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貞和熊膽丸唐書柳公綽傳子仲
元問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鄧字論蒙母韓即臯
女也善訓子故仲鄧幼嗜學嘗使夜咀嚙庭責定軍
以助勤長正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為韓愈咨賞
唐書李景讓傳景讓常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
召景讓庭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
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譽兒癖唐
其背吏犬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

王勃傳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
有馬癖君有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此文思彥曰生子
若是可夸也按福時兩書并行唐書李邕傳父善注文選釋事
勃父勸助皆勃弟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
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求增父秩唐書孫
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嘉之第進士終襄邑令邕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
為令逃降外官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刺史馬聽致仕家
息唐書桑道茂傳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次息見上州里矜式唐
君位止此而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列女傳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嘗以忠義誨齊亮
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焉大曆初詔賜兩
丁侍養本道使自田而食紡而衣見上奇兒五代史唐莊宗紀存
四時存問終身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
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

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靈椿丹桂宋史竇儀傳儀

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學問優博風度

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

一株老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為竇氏五

龍迭奉壽觴宋史呂蒙正傳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蒙正至洛

怡然兩京相望宋史王化基傳孫詔歷王兵戶三部侍郎轉開

自得手植三槐宋史王旦傳父祐世多稱其陰德

以為畫荻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親

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東漢人慨然太息賦

請曰賦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

耶小坡大坡宋史蘇過傳時稱為

耶雲間鶴宋史李光傳童稱曰

吾兒知以善養宋史尹焯傳焯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

其興吾門乎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頤曰

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母曰

吾汝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萬事休

宋史荆南高氏世家保昂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

初保昂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

目為剪髮易書元史陳祐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

母一等元史許有壬傳今制封贈祖父母

秋繁露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

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

盡為人如火樂木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子而

父分美孝

四產八男

董仲舒春秋繁露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之至也

俊雄

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

劉向說苑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

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

橋仰梓俯

劉向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

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

三筮其說何也商子曰一子蓋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一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一竦焉實而一反以告乎商

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一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一勃焉實而一反以

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

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一子對曰見商

子周公曰君小篲則待大篲則走

劉向說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

子仆地有頃蘇寤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

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警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

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

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

泣答 劉向說 子之林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泣答 苑伯俞

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

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

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

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遷劉向列女傳孟母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為墓間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斷織劉

列女傳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十其下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夕勤學遂成

名儒牽衣不與焦氏易林愛我彭祖九子焦氏易林一

室百孫焦氏易林取象五行轉相生班固白虎通父子法

也公悅姬歡取象五行轉相生班固白虎通父子法

也班固白虎通父子者如父非父如母非母班固白虎通

謂之舅姑何尊而者姑也王充論衡曾子出薪於野

舅也親而者姑也王充論衡曾子出薪於野

留參方到即以右手其左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雅子王

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雅子

論衡夫田嬰俗父而田文也賦懷冰黃憲天祿閣外史韓

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避諱王暑而求凍饌世子

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既精感萬里于寶搜神記曾子

凍乃進于王韓王悅為之三母堂常璩華陽國志季姜梓潼

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三母堂文氏女王敬伯夫人少讀

孔子曰曾參之孝三母堂文氏女王敬伯夫人少讀

詩禮敬伯前夫人子博女紀流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

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博妻健為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

張叔紀服姑之教皆風氣日足散人懷劉義慶世說王平子

有賢訓號風氣日足散人懷劉義慶世說王平子

將車持杖應門行酒劉義慶世說陳太邱詣荀朗陵使

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慈明雪日內集劉義慶世說謝

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雪日內集大傅寒

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

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珠娘珠兒任昉述異記越俗以珠為上寶吾不及吉甫汝不及

伯奇顏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

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家公

渠自有門劉餗隋唐嘉話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

三代為相陳翔卓異記河東公張嘉貞

三五世必有肖其祖先形狀者薛用弱集異記

三五世必有肖其祖先形狀者用弱嘗聞人之

郭提高力士傳高公所生母麥

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

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

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鐲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

勿忘却即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

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

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鐲示之一時號泣累日

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

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於子心於母臂即

此事吳處厚青箱雜記閩人幼則束以禮義長則訓以詩

書王傳東都事略蘇易簡傳太宗召其母薛氏入禁中賜寶冠

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

太宗歎曰孟母朝服侍立王闢之灑水燕談宰相王溥父祚

也賜白金千兩王闢之灑水燕談陳堯

溥常客不安席求杖碎金魚王闢之灑水燕談陳堯

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容善射及守荊州同母

馮夫人問曰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容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

汝父志耶陸游老學庵筆記賀方回有二子曰房寓字於名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父

父子狀元及第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也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兄弟孫何孫僅陳

堯佐堯咨王林野客叢書今呼非所生之子為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

史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夫婦

敦矇以固勸勉以貞管子為人夫者分敬無妒管子

和勉矣管子十二始卯合男女管子十二下卯三卯同事管子合獨

謂管子陳妾數千管子昔先君襄公惟女是管子管仲婢子管子桓公

甯戚甯戚應之日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管子曰公

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

子史精華

倫常部

倫常部三

夫婦

敦矇以固勸勉以貞管子為人夫者分敬無妒管子

和勉矣管子十二始卯合男女管子十二下卯三卯同事管子合獨

謂管子陳妾數千管子昔先君襄公惟女是管子管仲婢子管子桓公

甯戚甯戚應之日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管子曰公

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

子史精華

倫常部

夫婦

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
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壯託乎老妓託乎惡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廼往燕
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
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妓
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
故矣故及其少而妓也且人固以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御之妻晏子晏子為齊一出其從門聞而闕其夫為相
御之妻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
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是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
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三保之妾晏子
府粟狗屨芻豢辟拂晏子三天地和墨子夫婦節二十
俱足梁肉千謝於下陳

處家十五事人墨子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一一不請為妾者

數十未止莊子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丈夫

人為妻寧夫子夫在芸耨妻在機杼尉繚子民無二事則

有儲母好子抱母惡子釋韓非子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

然則為之反也出常成居幸韓非子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

其者其必私積聚為人婦而也其

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衣文之勝韓非子昔秦

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失合荀子男女之合夫婦

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荀子請問為人夫曰而

無禮如是則人有致功致臨不流而有辨請問為人

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致功致臨不流而有辨請問為人

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 惡敗出妻 荀子孟子 而一敬先

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疎也 荀子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

妣之嗣 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 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

諾惟恐不能 爾相見重始 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

敢忘命矣 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荀子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 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

日一御 家氏 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之中

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 維家之保 揚子夫妻

便之 注夫在外妻在內各 擇德 各一焉不以財為禮 禍福之

反其事則家道正故正保 國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 如賓 國語

日季使舍於冀野冀缺釋 老婦壯妻 國語命壯者無取 女子十七

其妻媿之敬相待 良婦 戰國策出婦嫁 相室 戰國策梁人

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 日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

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

其子死而不憂其 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

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

時同也 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

此女也男曰家老 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

而 上活主父下存主母 戰國策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

已 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

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

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 以 儷皮為禮

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 更記秦始皇紀夫為 殺

史記三皇本紀於是始 寄殺逃嫁 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

制嫁娶以 夫婦 三

子不得母 **良妻** 史記魏世家 **欲求賢夫從張耳** 外黃富人女

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

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按亡其夫徐廣曰其夫

亡也漢書無亡字作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如

庸奴 **攻苦食啖** 史記孫叔通傳呂后與陛下 **人材足依** 史記

也 司馬相如傳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

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

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

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

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

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

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

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

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

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

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

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

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

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

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

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褲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

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

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雖貧其

君儻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

買田宅 **馳歸成都** 見當鑪滌器 **侍兒** 史記袁盎傳袁盎自其

為富人 **史嘗盜愛** **立軺併馬** 漢書平帝紀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

子史精華 卷八十三 倫常部 夫婦

禮娶親迎注服虔曰輶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生化之本漢書五行志夫

子取婦皇后嫁女漢書張安世傳張放昌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

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大官私負戴相隨

官並供具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

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

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俄

死溝中耳細君漢書東方朔傳歸遺又何仁也注師古曰

何能富貴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按漢時女子名細

君者又有楚王女孫遠嫁烏孫古漢書王吉傳夫婦

人名多同似以為朔妻名者近是天壽之萌人倫大綱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東家

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漢書王吉傳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

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

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漢書王吉傳

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畫眉漢書張敞傳敞

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

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牛衣涕

泣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

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叩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

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

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雖賤為家陽雖貴為國陰

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杜鄴

子史書卷八十三倫常部夫婦

傳男一其各一其女一猶一其種宜子漢書王莽傳為私買

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後漢書明

子莽聞此兒後漢書明為買之即日曰婢奉子元帝紀注漢

官儀三老五更皆取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令云人有

者後漢書宋弘傳時一男女全具者賜胎養穀帝姊湖陽公主新

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糟糠之妻不下堂帝姊湖陽公主新

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

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

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布裙曳柴從田

志後漢書王良傳代宜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

中歸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

而良妻恢告曰我司徒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

嘉之後漢書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乾坤咸恒下牀拜

答後漢書樊英傳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按寔陳寔

真梁鴻妻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

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

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

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

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

鴻大喜曰此後漢書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

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

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
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君慕鮑宣梁鴻

之高妾亦從少君孟光之事
後漢書袁隗妻傳汝南袁隗妻者
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

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
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一若欲

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
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交為辭宗而所在之職

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
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不能屈

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隗既寵貴當

時倫亦有名於世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

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
詩者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

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
義以和親恩以好

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

合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
恐其疋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

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
裕之謂也持久之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

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孽媒孽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
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

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
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

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
楚撻既行

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
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

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

永訖
日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

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夫不可不求其心夫有再

娶婦無二適見上下妻後漢書光武帝紀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

聽之敢拘制不還搔背垢後漢書百官志注丁邯遷漢中太守

以賣人法從事冠徒跌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其一其者

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新婦所乏惟容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允妻阮氏賢明而醜

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

臾便起妻促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士有百行以

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

重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河南名

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

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婦待妻有禮

冠幘起對吳志顧雍傳注吳書雍族人悌待妻有禮

悌命左右扶起加襲悉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劉琰

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南向北面晉書何曾傳年老

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南向北面之後子妻相見皆

聲樂又教妻再拜上酒終喪不御內晉書

正衣冠相待如賓已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劉寔

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劉寔

傳喪妻為廬杖之擇夫晉書王濬傳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

制之女指濬告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

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

子史精義

卷八十三倫常部 夫婦

亦謂不可晉書王衍傳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復

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郭氏為之小損時人號

為梁鴻夫婦晉書孫晷傳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

同志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

不晉書劉殷傳張氏性亦婉

焉順事王母以孝聞

婉慧有志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李妃亦曰妹亦

殊寵偽范陽王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

德亦娉季妃焉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一一美而艷善吹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

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

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

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

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

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

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

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借馬追及累騎而還晉書阮咸傳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

遠客巧晉書桓溫傳於北方得一老協趣

及與婢巧作婢訪之乃琨伎女也按琨劉琨

宋書宗炳傳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羅氏沒炳哀之過甚

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

達三復至教乘薄笨出市買易宋書劉凝之傳凝之妻梁州刺

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其安儉苦見寒雪送還天

晴復迎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

所取明且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

資輒自榜船一妻一孔氏一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繪

綵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

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素對齊書王

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對飲視事齊書沈

宋建平王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對飲視事文季傳

相資贍年長為備筭總訪求一傾家送遣對飲視事文季傳

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自稱下田居

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一竟日而一不廢自稱下田居

婦為傅蠶室齊書下彬傳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為肴著

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諸多詭

異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齊書賈淵傳孝武世青州

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周公阿杜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忌妻悍室梁書劉峻傳敬

金釵鑷二十枚手救日餉一通有一至於

身操井日余有一年六十餘猶未他適梁書顧協傳少時將聘

亦令家道輒軻一鄉里南史張彪傳彪謂耕前鋤後

亡免喪後不復娶一協義而迎之南史陶潛傳潛字淵明少有高趣世號靖節先生其

此女一妻楊呼為一志趣亦同

南史陶潛傳潛字淵明少有高趣世號靖節先生其志趣亦同

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一于一妻一于一見

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好

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

合積年敬事不替魏書蕭寶夤傳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

雖一十一而一十一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

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

公主內南人好奇魏書張讜傳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

外諧穆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劉駿冀

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

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一一一一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

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呼婦為妹妹北齊書南陽王綽

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傳綽兄弟皆一父

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比賈充置左右夫人北齊書魏收傳收

母為姊姊一一一一娶其舅女崔昂之

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

帝並賜收為妻時人一一一一然無子後病甚恐

身後嫡勝不平乃放二姬及健婦夫半北史裴延儁傳澤本勃

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

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頰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

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為一一

延儁曾孫別宅北史胡國珍傳長絜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

晉陽處分用妻弟王述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

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妒手刺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

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本國有

仍與王氏一一亦無朝拜之禮按長絜國珍從曾孫

婦情不忍乖舊唐書吐蕃傳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

諸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瑯邪長公主外孫女段

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一一一一父母所聘一一且贊普

未謁公主陪臣安散灰扇戶舊唐書李益傳少有癡病而多猜

敢輒娶太宗嘉之一一一一忌防閒妻妾過為苛酷而有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時謂妒癡為李益疾 **八幃剔目**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

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 **署帛** 唐書賈直言妻董

示元齡明無它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署帛** 傳直言坐事貶嶺

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

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

沐髮墮無餘 **漁童樵青** 唐書張志和傳帝嘗賜奴婢各 **並封**

孺人 宋史劉光世傳又請 **指腹割襟** 元史刑法

議婚有以 **綏多士女** 夏小正二月 **指腹割襟** 志諸男女

為定者禁之 **度** 逸周書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 **歌黃鵠** 劉向

傳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為產魯

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 **日** 之早

寡兮七 **宜家富壽** 焦氏易林 韓氏長女嫁於東海 **春桃生花季**

年不雙 **女宜家** 焦氏易林 受福且多 **結衿待時** 焦氏易林 季姬 **志不相**

思 焦氏易林 三婦同夫 **少妻在門之子悅喜** 焦氏易林 娶

新婦 **丁男長女可以會同** 雍雍 焦氏易林 冰將泮散鳴雁 **三**

姓同食 焦氏易林 男女合室 **宜吉** 焦氏易林 既嫁 **女君男**

君 劉熙釋名 妾謂夫之嫡妻曰 **夫尊於朝妻榮於室** 班固

通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 **女生**

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 **隨夫之行** **外嚮** 班固白虎通 **法五行異類相生** 班固白

外嚮 班固白虎通 **有從夫之義** **法五行異類相生** 班固白

家之義 **有從夫之義** **法五行異類相生** 班固白

虎通不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娶同姓何法也取象六合陰陽班固白虎通夫婦法人一四

禮班固白虎通婦事夫有一焉鷄初鳴咸盥櫛繼筭總而

也其妻一呼即還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

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一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

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

之儀寧類愚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確頰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

陰而結之白狐造禹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

欲以為用九尾於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

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九尾疵疵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

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結髮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

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嬀

寡人炊爨屨應劭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

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投畚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耕於

伏雌今富貴忘我為蒙山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

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

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

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

能為人所制者妻其一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

止白頭吟葛洪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種玉于寶樓

公伯雍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

之使至高平好地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汝後當得好婦乃種

其石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

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

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貉子劉義慶世說孫秀降晉晉武帝

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貉子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

甚篤妻常妒乃罵秀為一婦人卿壻劉義慶世說王安石豐婦嘗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

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雷尚書王丞相有幸

妾姓雷頗預政事納凡婢倖奴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洛陽城東

也高祖名問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

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憇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

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闕華美乃曰是誰第

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雙聲春風曰

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藁砧吳兢樂府古題古詞今

邑翁然傳之按凡古音藁砧何在藁砧跌也問夫何處也

山上復有山重山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不相面

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趙璘

因話錄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為大臣而

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寵

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媚尚父不能禁上知之

賜金帛及簪環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

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自為小君剪裁馮贄雲仙雜記李

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燭圍馮贄雲仙雜記韋陟家宴使每婢

綃染蘸碧為婦人衣記室袁郊甘澤謠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

天遺事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以木雕矮婢燈婢王仁

飾以綵繒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之為祇候人莊綽雜

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為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為貼身或云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

為可左右人見真詩家語趙德麟侯鯖錄元祐七年正月東坡

笑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秋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

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

不知子能詩耶 **鳥合之人** 趙德麟侯鯖錄唐宣宗舅鄭光鎮河

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 **一生人** 陸游老學菴筆記都下買婢

門自樂難容 謂未嘗入人家者為

喜其多以 **鞵易履** 陶宗儀輟耕錄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

淳謹也 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

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

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

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

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 所穿綉

一程一泣而日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

八以廕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

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鞵

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

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

以所成布匹償所粥餽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賞以成其志見居

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山故遺鞵履在地尼

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

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卑矣歸見程相公

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

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幙 **寄衣侑詩** 陶宗儀

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輟耕錄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 以 云情同牛女

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

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 **比肩人** 林坤誠齋雜記海

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鹽陸東美妻朱氏

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 後死合墓塚

上生雙梓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燕常宿於上孫

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 **小比肩** 見詞女夫

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伊世珍瑯

環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

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

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
 英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一一之一乎後李翁以女女之
 即易安也

果有文章

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

...

